ロ-12
2537
1-3

門號 2537 卷 6-3

宣公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弒太子惡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元年 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三年齊惠公元年秦共公元年蔡文公四年鄭穆公二十七年

甲寅 二年 是歲周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華元食士羊羹 宣公二年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鄭穆公受盟于楚故厥歸生受楚命而伐宋宋師敗績。爲鄭所囚華元。華元華御事之子鄭人獲而囚之獲樂呂。樂呂戴公之曾孫鄭人幷獲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犒士卒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爲華元御車不反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之意亦是不詳密處○斟音針與音預及戰及與鄭戰之時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羊斟怨華元故云前日殺羊食士時其今日之事我爲政。今日與鄭戰使我權在御車其權却在我與入鄭師。羊斟故意御華

元戎車以人鄭師故敗。故宋兵敗而華元見獲也○敗必遇反人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國之兵殺宋國之民於是刑孰大焉。以刑法誅之其罪莫大矣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大雅角弓篇有此一句其羊斟之謂乎。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以比羊斟因私怨而喪師也殘民以逞。言羊斟殘害宋民以逞其忿也

陳眉公云羊斟飲食之流君子無譏焉然既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仇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死也謂言逸賊誠近厚矣毋乃非直乎

趙盾弒其君夷皐宣公二年

晉靈公不君。不君失君之道也厚斂以彫牆。厚斂於民剝民之財以彫刻其牆○斂去聲從臺上彈人。處靈臺之上伺行道者過以資快樂○彈平聲而觀其辟丸也。凡彈子也觀人避彈以資快樂○辟音避丸音桓宰夫胹熊蹯不熟。胹煮也熊蹯熊掌也煮之難熟不熟則有毒○胹音而播其煩殺之。殺宰夫宰夫胹熊蹯也寘諸畚。畚草器也寘宰夫之尸於畚○畚音本以過朝。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不使朝臣見之也○朝音潮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卽士會也宰夫之手露於畚外二臣見之問其故。問而知宰夫之故而患之。患靈公之無道將諫。宣子將入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士會言宣子設使入諫而君不聽則莫之繼也。宣子爲正卿其言不行則無繼其後者會請先。士會請先入諫子繼之。然後令宣子繼諫也三進及溜。士會三進三伏而靈公不省故又前進而及於屋霤也○溜力救反而後視之。靈公知其來諫故佯不見及至偪近然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公言我已自知其過失矣將改之。請自今改過也靈公惡人諫已姑飾辭以拒之稽首而對曰。士會喜君改過故稽首以對之人誰無過。言人誰有無過失者過而能改。有過而不憚改善莫大焉。改過則能遷善莫大焉詩曰。詩大雅蕩篇靡不有初。言人君之德無不有其初者鮮克有終。但謹終如始者爲難故少能有終也夫如是。若如此詩所言夫音扶則能補過者鮮矣。補者亦甚少也君能有終。公能改過是有終也則社稷之固也。則晉

之社稷亦賴之以安固也豈惟羣臣賴之豈特晉之羣臣有所賴哉又曰又詩大雅烝民篇衰職有闕衰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衰故謂衰職也有闕者君德有失也惟仲山甫補之仲山甫樞宣王君德有失則能補之能補過也夫詩言補衰者言能補君之過也君能補過今靈公能自補其過衮不廢矣則衰職無闕可補矣猶不改靈公雖言改過而無道如故宣子驟諫元年言宣子驟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宣子是秉政大臣君忌其諫已故爲製客以殺宣子○晨往天明而往鉏牀魚反麑音倪寢門闢矣宣子之家已開正寢之門盛服將朝見宣子著朝服將朝於君○朝音潮尚早天未明甚早坐而假寐不解朝服而寐麑退鉏麑退不殺歎曰不忘恭敬言其盛服坐而退曰不忘恭敬睡不忘敬君民之主也百姓之主賊民之主則是自欺而不忠也以爲百姓之主而害之棄君之命不信受君之命以刺人而棄之則是食言而不信也有一於此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信二者必有一於此也不如死也忠信不能兩全故不如自殺觸槐而死宣子庭有槐樹鉏麑以首觸槐而死晉侯飲趙盾酒靈公使人刺宣子不得遂別設

伏甲將攻之先伏兵於宮中乃召之飲猶將攻而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宣子之車右提彌明知靈公將殺宣子趨登曰彌明趨而登堂臣侍君宴過三爵言宣子侍公飲酒已過三爵非禮也禮不過三爵遂扶以下彌明見事急故以禮責宣子下堂而去公嗾夫獒焉嗾使犬也犬高四尺曰獒謀欲以韝殺宣子○嗾素口反獒音敖明搏而殺之彌明擊獒殺此犬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犬雖猛何所用之○公羊傳載盾之言曰君之獒猶不如臣之獒也臣之獒則謂彌明也鬬且出時宮中伏兵起與之鬬而遂出奔提彌明死之爲伏兵所殺初宣子田於首山先是宣子田獵之地舍于翳桑舍止也翳桑桑之多陰翳處○翳音醫見靈輒餓靈輒晉人餓餓饑餓于首山皮問其病宣子問靈輒何病曰不食三日矣言三日無食實食○食音嗣食之宣子設之以食其半輒食其半而留其半問之問何故曰宦三年矣宦者學爲宮也未知母之存否言母在家未知存亡今近焉今則去家不遠請以遺之故留所食之食以遺母也使盡之宣子使盡食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簞竹器也

謂以器盛飯與肉也○簞音丹食音嗣寘諸橐以與之橐囊之無底者也以簞食與肉納諸橐中使留與母也○橐音託既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在宮中伏兵之內○與音預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伏兵使宣子得走去也問何故宣子問汝何故救我對曰翳桑之餓人也言我餓于翳桑時感一飽之賜故相報也問其名居宣子復問其姓名與所居之地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時宣子出奔輒亦亡去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趙穿衰之庶子為何室者公遊於桃園趙穿攻公而弑之宣子未出山而復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弑未出晉境之山而遂復歸晉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史官董狐直書趙盾弑君之罪以示於朝書之於策以示朝臣宣子曰不然言弑君者非我也對曰子為正卿董狐言宣子為晉之正卿亡不越竟出奔而不踰晉境之山○竟音境反不討賊比及反國又不討伐弑君之罪非子而誰如此則弑君者非汝而實出於汝之心也宣子曰嗚呼歎息而言之我之懷矣懷戀自詒伊慼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或逸詩也宣子言我以懷戀晉國自遺此憂其我之謂矣詩之所言正指我之事也

孔子曰時孔子未生蓋後聞其事而追論之董狐古之良史也言晉史董狐可謂史官之良臣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之罪而有書之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大夫之良者為法受惡為董狐史法而受弑君之惡名○為去聲惜也惜其以良大夫而受惡也越竟乃免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

按孔子於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不應有此議論故本朝歐陽公疑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弑之亦非也意者盾之出奔也趙穿承其意旨而弑之是靈公之死為盾而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法受惡以下殊無義理恐非聖人之言也○呂東萊曰靈公遇弑後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董狐所謂亡不越境者蓋責其遷延留宿猶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証耳爲當謂在境內則有罪境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奸臣賊子逆謀既定從近關出候于境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弑逆之名矣是為亂賊畫逃罪之策夫豈聖人之語也

乙卯元年周定王三年晉成公元年

王孫滿對楚問鼎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秦晉所遷于伊川者 遂至于雒。雒水名周之所都也觀兵于周疆。觀示兵威以脅周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強周弱定王使大夫勞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之傳國璽莊王問大小輕重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滿答言有天下者在乎有德不在乎有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言夏鑄鼎之由也有德在禹之時 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九州牧守貢其金鑄鼎象物。乃以九州之金鑄爲九鼎而著遠方圖物之形於其上○鑄音注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鬼神姦邪情狀民盡知之故民入川澤山林。入川澤取魚鱉之屬入山林取麋鹿之屬 不逢不若。不遇妖怪之事魑魅罔兩。魑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魑抽知反魅音媚 莫能逢之。民皆預知其象故不能相遇也 用能協于上下。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承天之福祐蓋以承受天之福祐蓋承上文鼎所謂受命也 以承天休。休美也三代君

有昏德。夏之季也桀德昏亂 鼎遷于商。故湯放桀而取其鼎也 載祀六百。商有天下載祀之義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 商紂暴虐。商之季也 則行暴虐 鼎遷于周。故武王伐紂而遷其鼎于周雒邑也 德之休明。休美也三代君德休明之時 雖小重也。鼎非有加小也而不可遷移其勢若增 其姦回昏亂。回邪也昏亂之時 姦雖大輕也。鼎非有加大也而湯武遷之其勢若遂 天祚明德。天之福明德之君也 有所底止。時未遽改也 成王定鼎於郟鄏。郟鄏東周之王城也成王成武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言當載祀三十君 卜年七百。言當傳世七百年 天所命也。此益天祚周王之明德有所底止也 周德雖衰。今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而成王所卜之年世尚未艾也 鼎之輕重。輕謂可遷重謂不可移也 未可問也。言楚子失問也○拔漢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過卜數也

陳明卿云楚爲封豕長蛇觀兵周郊問鼎輕重俊然有改天改步之意使王公卿士休湯祇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之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狃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

黃石齊云楚子之問鼎蓋文之誇隧皆奸雄之無忌憚者觀
襄王與王孫滿之所對蓋儼然以天朝之法物自重矣睥睨
之雄心至
此少挫云

公子宋子家弒靈公宣公四年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黿似鼈而大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子公太子夷也
歸生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宋也以食指忽然自動以示子家歸生名
也第二指
日我如此。言我每當食指動時必嘗異味必得奇異品物食之及人。人至公聽幸夫將解
黿見治庖而將解黿楚人所獻之黿相視而笑。二公子相視而笑公問之公問何
子家以告。以子公指動及食大夫黿之事告于公及黿熟而分賜諸大夫○食音嗣召子公
而弗與也。將召子公而不驗子公怒。怒公不與黿之食樂指於鼎。急以手指
鼎中嘗之而出。嘗其味而遂出公怒。嫌其不與為戲而遂欲殺之。本與為戲故怒
欲殺之所以召
禍曰。召者謀。謀於子家欲先弒公子家曰。言六畜老猶憚殺之。畜

鬬伯比淫於邧子之女。邧國名子爵鬬伯比若敖之子也○邧音云 生子文焉。邧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邧子夫人以其女淫亂而生子故棄之 虎乳之。虎母以其乳飼子文云 田獲于夢澤 見之。見虎乳子 棄之 其女淫亂所生 遂使收之。遂命復取其子 楚人謂乳穀。楚之方言呼乳爲穀○穀乃苟反 謂虎於菟。於音烏呼虎爲於菟○ 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因此命子文之名爲穀於菟謂其棄時乳飼干虎也 實爲令尹 子文。言子文所以得名之由 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箴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益子文之孫也越椒攻王之時克黃適出使於齊國○使去聲 還及宋。自齊還至宋國 聞亂若敖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言爲使而不反國則是棄君之命矣 克黃曰。不可復入楚矣 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 雖出奔他國誰肯容棄君命之人 君。天也。君者臣之所天 天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亦不可逃矣 遂歸復命。克黃歸楚而復使齊之命 而自拘於司敗。司敗主刑之官克黃自知罪大故拘於彼以待君之戮也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楚王因思其治楚之功如此而絕後嗣何以勸善。則何以勸勉後來之爲善者 使復其所。遂赦克黃使復其官 改命曰生。改命克黃之名曰生 張天如云越椒以攻王故滅克黃以其命故生

癸亥十一年 陳成公齊 頃公元年

申叔時諫縣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徵舒弒靈公之故○爲去聲 伐陳。興兵而伐陳國 謂陳人無動。楚子令陳人無驚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夏徵舒之祖也言我但致討於其家○少去聲 遂入陳。陳人不禦楚兵故遂入之 殺夏徵舒。討其弒君之罪而車裂之 因縣陳。時陳在晉楚固滅陳以爲縣 申叔時使於齊。申叔時楚大夫也其時出使齊國○使去聲 反。自齊反楚復命而退。復使齊之命而遂退 王使讓之曰。楚子使人責申叔時 夏徵舒爲不道。言陳國夏徵舒弒其君靈公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之 諸侯謂楚之屬

國也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僭稱王故其縣大夫皆僭稱公也楚子言諸侯縣公皆賀我女獨不慶寡人汝但復命而退獨不賀我何○女音汝對曰猶可辭乎申叔時答云尚可得而辭乎一言乎王曰可哉許之也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於弒逆也討而戮之君之義也君能討其罪而戮之所以為義即人有言曰然而俗諺又有一說如下所云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田中以踐其禾○蹊音傒而奪之牛田主怒之乃奪其牛牽牛者固無罪而奪之牛但責其蹊田之罪可也而乃并奪其牛罰已重矣如此則其罰失之太重矣諸侯之從也諸侯從楚以伐陳者蓋謂討夏氏弒君之罪也今縣陳今滅陳以為縣是猶以為己有之牛者也貪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之富以為己利也以討公道也而以貪歸之其歸諸侯也乃貪為己利也是私意也無乃不可乎言縣陳之不可以明其不當貿也王曰善哉楚子聞叔時之言而稱善吾未之聞也言我未嘗得聞此言也及之可乎問復封陳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

甲子十二年

鄭伯行成於楚宣公十二年○儕音豺乃復封陳於是復封陳國

楚子圍鄭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而圍之克之攻破鄭城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示執巨僕之禮也曰孤不天言鄭不為天之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而親至於我之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設若俘虜鄭民使之徙居大江之南以實海濱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亦唯命此亦唯命是聽其剪以賜諸侯分賜於諸侯之國使臣妾之使鄭民男為楚臣女為楚妾亦唯命此亦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設若楚君施惠而顧念及此○好去聲君徽福

於厲宣桓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故鄭欲楚求福於此四君○徼音僥 不泯其社稷。言楚能不泯滅鄭之社稷則厲宣桓武必福楚也 使改事君。使鄭得改圖而事楚君 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爲縣縣今鄭願得見之 君之惠也。此乃楚君之大惠也 孤之願也。而亦鄭之所願也 非所敢望也。此固鄭之所願但不敢望楚必如此耳 敢布腹心。敢以腹心之事布露于楚 君實圖之。惟楚君圖謀之 左右曰。楚子左右之人曰 不可許也。言不可從鄭伯之請 得國無赦。當取鄭國不可赦也 王曰。其君能下人。言鄭君能以禮而下人○下去聲 必能信用其民矣。必能以信用其國之民矣 庸可幾乎。幾與冀同謂豈可冀幸而取其國乎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退一舍而與鄭國講和

荀林父知難冒進 宣公十二年

晉師救鄭。時晉楚爭鄭故 及河。晉師至河 聞鄭既及楚平。聞楚克鄭鄭已服楚 桓子欲還。桓子荀林父也時將中軍欲遂還師 曰。無及於鄭而勦民。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

可 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言楚之不變是無間隙不可敵也 不爲是征。言征伐以討有罪不爲是六事不易而征伐也○爲去聲 楚君討鄭。今楚莊王討鄭之伐 怒其貳而哀其卑。鄭之貳於晉也而哀其服於楚也則怒之及其卑而服於楚也則哀之 叛而伐之。鄭之叛楚也而伐之 服而舍之。及其服楚也而舍之○舍音赦 德刑成矣。伐之所以成刑舍之所以成德 伐叛刑也。伐鄭之叛是楚之有刑也 柔服德也。柔鄭之服是楚之有德也 二者立矣。此見楚之德刑不易 昔歲入陳。去年討夏徵舒 今茲入鄭。今年圍鄭克之 民不罷勞。楚之民無以罷音疲 君無怨讟。楚之君無有怨讟之者○讟音讀 政有經矣。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此見楚之政不易也 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名也楚武王創此陣法以戰爲陣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爲農者爲工者爲商坐賈者皆不廢其生業也○賈音古 而卒乘輯睦。步卒兵車皆安

輯而和睦也○卒事不奸宄其事無奸犯故能如是此見于忽反乘去聲○事不易也○奸音姦 蔿敖爲宰。蔿敖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時爲令尹○蔿子委反 擇楚國之令典。選擇楚軍法之善者而用之 以治軍行。治軍行之時在車之左右者挾轅以爲戰備 左追蔣。蔣即上章也在車之左追求草蔣以爲宿備 前茅慮無。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事 中權後勁。中軍以制權謀後軍用精兵以爲之殿 百官象物而動。物旌旗也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旌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軍之政令不待戒而具能用典矣。此見楚之典不易也 其君之舉也。楚君之舉用人才也 內姓選於親。於同姓則選親族 外姓選於舊。於異姓則選故舊之賢者而用之 舉不失德。無有賢德而不舉者 賞不失勞。無有功勞而不賞者 老有加惠。臣民年老者則加增其恩惠 旅有施舍。羈旅之臣新來者則施以恩惠舍其勞庶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君子謂有位者小人謂庶民也其衣服皆有尊卑制度 貴有常尊。其貴者有常尊賤有等威。其賤者比於貴者各有等差禮不逆矣。此見楚之禮不易也 德立刑行。總上六事而言以德則立政成事時。其政成就以刑則行其事得時 其從禮順。有從而無違 有禮則成。禮有順而無逆 若之何敵之。六者不易無釁可乘 見可而進。見其可敵 知難而退。知其難敵則當退兵 此二言者古者治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衰弱者可兼并之昏昧者可攻討之 武之善經也。此二言者古者用武之善法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且整汝之軍政而經汝之武功乎 猶有弱而昧者。其他諸侯豈無弱之可兼昧之可攻者 何必楚。楚非弱而昧者何必與之戰也 疏子先穀也時佐中軍言不可還師 晉所以霸。言晉國所以成霸業者 以兵師之威武而已 師武臣力也。以羣臣之盡力也 今失諸侯。鄭爲楚伐而不能救必失諸侯 不可謂力。是其臣不盡力 有敵國而不從。有敵國如楚而不從之戰 不可謂武。是其師之不武也 由我失霸前人成伯業今自我而失之 不如死之。不如一死 爲快也 且成師以出。且晉既興兵而出矣 聞敵強而退。今聞楚強而退師 非夫也。怯懦如此 非丈夫也 命爲軍帥。受君之命以爲三軍之帥○帥所類反 而卒以非夫。而其終也不成丈夫也 唯羣子能。唯汝諸人能忍此辱 我弗爲也。若我

則不能爲汝以中軍佐濟。先穀佐中軍獨以之所爲也 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林父之弟也時爲下軍此師殆哉。言先穀之兵危殆哉 周易有之（引易以證其事）在師大夫○知音智 臨。師初六爻辭云兵師之出當有節制號令 否臧凶。節制無節制號令矣 果遇必敗。果與楚師 師或輿尸之。言當在陣惟司馬謂荀林父曰 彘子尸之。而遂死也 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雖使免於戰死而得歸亦必受大罪 六人同之。執若三軍皆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六人者中軍將荀林父也其佐先穀也上軍將士會也其佐郤克也下軍將趙朔也其佐欒書也 不猶愈乎。不猶勝於獨責元帥乎 師遂濟。晉三軍皆渡河 不若同進。兵而渡河也 事不濟。設使戰楚而不能勝 惡有所分。猶有所分 與其專罪。與其先穀獨敗而元帥專受其罪 不如進也。不若同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六人者中軍將荀林父也其佐先穀也上軍將士會也其佐郤克也下軍將趙朔也 不猶愈乎。不猶勝於獨責元帥乎 師遂濟。晉三軍皆渡河 不猶愈乎。不猶勝於獨責元帥乎 師遂濟。晉三軍皆渡河

知難而進是誰之咎

欒書不輕敵 宣公十二年

初晉師在敖鄗之間。晉兵在敖鄗之間○鄗音敵 鄭之從楚。言鄭所以從楚者 社稷之故也。蓋以救鄭 不得已也 未有貳心。其實專心事晉 未有二心於楚 楚師驕而驕。今楚兵驕然勝 楚師驕勝而驕鄭其志遂驕矜 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久而疲困矣 而不設備。又不防備非常 子擊之。勉晉先佞楚兵 鄭師爲承鄭以兵繼其後 楚師必敗。二國合謀 必敗楚兵 晉敗楚鄭必服 於此在矣。在此一戰 必許之。必從皇戊之請 欒武子曰。武子欒書也時佐下軍 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楚滅庸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楚君無一日不治國人而教訓之 于。與吁同嗟 歎而言也 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者謂斯民生理之難○易去聲

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禍患之至 戒懼之不可以怠。當警戒畏懼而不可以怠惰 在軍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楚雖克庸不可保其常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紂雖屢戰勝武王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此言楚君訓民曰 箴之曰。楚君又作箴以訓其民曰 民生在勤。民生不易惟在勤力勤則不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君訓民 蚡冒 若敖 紂 武王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啟上之事若敖也藍縷衣破而縷藍藍然也啟山林鑿山以通往來也○蚡扶粉反篳音畢縷里主反 箴之曰。楚君又作箴以訓其民曰 民生在勤。民生不易惟在勤力勤則不 匱。勤以治生則不匱乏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戌所謂驕驁勝而驕者不可信矣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見僖公二十八年注 我則不德。今我晉則無德 而徼怨于楚。而與楚爭鄭是求怨于楚也○徼音僥 我曲楚直。晉之理曲楚之理直 不可謂老。以此觀之則皇戌所謂楚師已老者不可信也 其君之戌。其楚君之兵法 分為二廣。分為左右二廣每廣去聲下同 廣有一卒。百人為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卒子忽反 卒偏之兩。周制一乘有一百人為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註疏說誤 右廣初駕。每日右廣雞鳴而駕 數及日中。數其時刻至於日中而止○數上聲 左則受之。左廣代右廣而駕馬 以至于昏。至于日入而止 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更者是也 以待不虞。以防不測之變 不可謂無備。以此觀之則皇戌所謂師叔潘尪楚人所崇貴也 子良之無也。子良公子也 師叔入盟。今楚使師叔入盟鄭伯 子良在楚。鄭使子良為質於楚 楚鄭親矣。可見楚鄭之交甚親密矣 來勸我戰。今鄭使來勸我與楚戰 我克則來。我勝楚則鄭來歸我 不克遂往。我不勝則鄭遂往從楚 以我卜也。我不勝則鄭益以我之勝負而卜其去就也 鄭不可從之說 鄭不可從也

林非齋曰大勝小強勝弱此人咸謂魯勝而僖公卑邾不設備竟以取敗況楚鄭連兵不可輕其驕弱其老而忽其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蜂蠆有毒況國乎欒武子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蜂蠆有毒況國乎欒武子

見及此矣

楚莊王不爲京觀宣公十二年

楚師軍於邲。邲鄭地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不築軍營以章武功邲滿必反而收晉尸。而聚晉人之戰死之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去聲與下同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我聞古人之勝敵也必爲京觀以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使子孫不忘先君之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莊王言此事非汝之所曉也夫文。解釋武字之義止戈爲武。合止戈二字以爲武二字義也武王克商。昔周武王克商也作頌曰。周頌時遏篇載戢干戈。頌言武王既定天下始戢干戈而藏之○戢則立反載櫜弓矢。始櫜弓矢而不復用也○櫜音高我求懿德。武王又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肆于時夏。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言功業於是遂大也允王保之。信武王能保天下也又作武。武亦周頌篇名其卒章曰。其卒章末一句云者定爾功。其第三鋪時繹思。鋪布也繹保也思語辭往而者致也言武王伐紂致定三曰。其第六

敦也○鋪平聲我徂維求定。故武王以求安定也其六曰。其第六偏名恒緩萬邦。言武王能緩功萬國屢豐年。故屢致豐年之應也但三六之數與今詩篇次不同恐是樂章篇之次第夫武。武之爲德有此下文七者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戢干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耆定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故武王著之詩章使其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暴骨。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暴音曝暴矣。是不能禁暴也○暴如字觀兵以威諸侯。示人以兵使諸侯畏之兵不戢。是不能戢兵也暴而不戢。暴而不能戢兵安能保大。是不能保大也猶有晉在。猶有晉之強敵在焉得定功。是不能定功也○焉於虔反所違民欲猶多。用兵而民失業則違其欲者多矣民何安焉。是不能安民也無德而強爭諸侯。德求足以服諸侯而強以兵爭之○強上聲何以和衆。是不能和衆也利人之幾。以晉之危爲己之利而安人之亂。以晉之亂爲己之安以爲己榮。言因晉師不利乘其危亂而攻之以爲勝敵之榮也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不能豐財也武

有七德武有上文七者之德我無一焉而我皆無其一焉何以示子孫而示我之子孫其爲先君宮言但當爲楚先君作宮於此出兵必載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宮告成事者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於宮中而告之也武非吾功也武有七德我皆無之古者明王伐不敬不敬謂不式王命而肆果何功之有哉古者明王伐不敬爲暴亂者則明王討之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小魚以喻不敬之人吞并小國也取而封之謂殺之而以土封其尸也○鯨其京反鯢音倪以爲大戮以爲大戮辱以戒來者於是乎有京觀京觀卽所封之尸也京大也觀示也以懲淫慝大示以懲使知惡者知所戒懼今罪無所得罪於楚者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彼晉民之死者皆盡忠以用其君命者也又何以爲京觀乎言彼死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懲戒者何所取以爲京觀乎祀于河楚子乃致祭於河神作先君宮以奉先君之主告成事而還告戰勝之事畢乃歸楚也

士渥濁諫討荀林父宣公十二年

晉師歸而歸罪於林父元帥以敗軍之罪請殺晉侯欲許之景公欲從其請士渥濁請曰不可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言不可殺城濮之役晉敗楚於城濮晉師三日穀於三日食楚人穀文公猶有憂色晉文公雖戰勝猶且憂形于色左右曰有喜而憂言戰勝可喜今反以爲憂如有憂而喜乎如人有可憂之事而以爲喜皆憂喜之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文公言楚令尹子玉尚在憂未歇也言子玉戰敗必思報怨於我故我之憂未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況子玉爲楚國之相豈甘敗而不鬬乎○相去聲及楚殺子玉及楚成王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文公方有喜色可見也曰莫余毒也已文公言子玉既殺無有害我者矣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是以再世不競楚國因此自成王至於穆王再世而不競於晉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言今歲晉敗或是天意以此大警戒於晉國也而又殺林父是如楚之殺子玉也以重楚勝重再也是楚再勝而晉再敗也其毋乃久不競乎如此則豈特再世不競於楚乎林父之事君也兕荀林父

平日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進諫於君則盡忠退思補過退省其私以補君之過失社稷之盡已之心退思補過。有在如此者豈可殺之夫其敗也。今歲之敗於邲也。是晉國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衛也若之何損於明。日月雖蝕而無傷於本然之善晉侯使復其位。從士貞子之諫使林父復居其位

丙寅十四年

獻子勸宣公聘楚 宣公十四年

孟獻子言於公曰。孟獻子仲孫蔑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言小國所以免於大國之討者聘而獻物而獻其質幣之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則陳所獻之物於庭其品有百朝而獻功。君親往朝于大國而觀其治國之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則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之類以爲容貌之物采文章之事則又加焉。某其不免也。凡若是者所以朱而鳶有。若不朝聘貢而如聘則無及也。則日喻承獻貨賄則無及也無所及矣今楚在宋。今楚子瑕在圍宋君其圖之。圍公往聘之也公說。公說其言遂使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公孫歸父也大夫也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鞭馬捶也不及馬腹。言鞭雖長用以捶馬不能及其腹天方授楚。楚勢方盛也乃天授之未可與爭。未可以人力爭雖晉之強。晉之強猶鞭之長也能違天乎。猶鞭之不及馬腹諺曰。高下在心。事之高下在人心當隨時而度其宜川澤納汙。川流水澤止水雖汙濁之水皆納之焉山藪藏疾。山多木藪多草雖毒螫之物皆藏之焉○藪素口反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處皆匿之焉○瑾音謹瑜音俞國君含垢。爲國君者

言晉未可輕救宋

能遠此理則亦有含忍垢恥之時○垢音苟　天之道也。時勢如此乃天道之王爲也　君其待之。勸公姑待　遂止而不救宋　使解揚如宋。晉恥不救宋故使解揚往告之○解小買反　使無降楚。使宋人勿降楚　曰晉師悉起。言晉盡起兵以救宋將至矣爲虛言以懼楚而慰宋人　鄭人囚而獻諸楚。鄭人囚解揚以獻於楚　也　楚子將厚賂之。賂解揚　使反其言。使告於宋言晉不來救　不許。解揚不肯　三而許之。楚子再三強使其言乃許之　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以望遠者使解揚登之　使呼宋人而告之。告以晉不救之意也○呼去聲　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之命矣　楚子將殺之。欲殺解揚　使與之言曰許我而反之。而又反我而許我矣　而反之。而又反我而致汝君命焉　何故。何故反其言　非是女則棄之。汝許我而反之是汝也　女則棄之汝之棄信也○女音汝　無以事君。我失信於汝非是事君之道也　非我無信。我今殺汝非我失信也　食言也。汝有罪當刑對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　君能制命爲義。爲人君者能制作命令是謂之義　臣能承命爲信。爲人臣者能稟承信義是謂之信　信義之利。信義之利　謀不失利。人臣謀國而不失信義之利　以信載義之利　以衛社稷。以此而捍衛社稷　民之主也。如此則是百姓之主　義無二信。謂君制命爲義者不受兩命以見解揚不　信無二命。謂臣承命爲信者不受兩命以見解揚不　君之命也。受楚子之命也　君之賂臣。楚子之賂解揚　不知命也。不知制命之義者也　受命以出。我受晉君之命以出　有死無貳。當可被殺而不可貳　又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改其君之命乎○貳音貳　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　以成命也。言義無二信　臣之許君。解揚之許楚子　其君死而成命。已成其君命而後死　臣之祿也。爲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其祿矣○以上言信無二命　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信守之　寡君命而下臣獲考。考成也我承君命而獲成其命　如此雖死亦無憾矣　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揚而使歸晉　而使歸晉　徐九一云解揚致命可謂能權苟能成信殺身以是謂之不辱君命也亦宜

華元夜登子反之牀。宣公十五年

左傳句解卷三

楚師將去宋圍宋九月而宋不服故將去之也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申舟之子也稽首至地也○稽音啟曰毋畏知死。言申舟之爲宋所殺○毋音無而不敢廢王命。不敢廢王之命言莊王許申舟以伐宋今王不能使宋未服而去是棄前言耳王不能爲言也命冒死而行王棄言焉。言莊王無信申叔時爲申舟傅以答僕以答王御車曰築室反耕者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以示宋爲特久之計宋必聽命。則宋必懼而從楚之命從叔時之言宋人懼。宋人果懼從之。從楚子不去使華元夜入楚師使華元夜出潛入楚軍中○華去聲登子反之牀子反方卧起之華元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言宋君使我來告病矣曰做邑易子而食。言宋國粮盡民間以子相易殺而食之也析骸以爨。言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炊爨之而炊爨也○骸音諧爨七亂反雖然宋人之病城下之盟諸侯之所深恥有以國斃。當可亡國不能從也。又不能從城下之盟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唯命是聽。則唯楚國之命是聽

而告王其事告於莊王退三十里楚爲退兵一舍宋及楚平。遂服於楚盟曰二國爲盟皆之言也我無爾詐。言楚不得詐宋爾無我虞言宋不得備楚

胡氏傳云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偪非有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陵我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陵我城郊堡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使子反果忠楚王果賢何必輕見實情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知春秋之法矣○公羊傳云莊王圍宋華元子反出相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以病告曰吾聞君子見人之阨則矜之小人見人之阨則幸之反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敝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粮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揜而去之只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遂去之

晉人滅潞宣公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別種其君子爵名嬰兒○潞音路晉景公之姊伯姬也晉郤舒爲政而殺之。郤舒相潞殺其夫人又傷潞子之目。又傷其君之目

晉侯將伐之將伐鄫氏諸大夫皆曰不可。晉之諸臣皆言鄫氏不可伐鄫舒有三異之才也言鄫舒有三者絕異之才但不識三者何事也不如待後之人。不若待其後人無才者然後伐之伯宗曰必伐之。晉伯宗言鄫舒有五罪如下文所云不可不伐彼雖多有何補焉。言不足以補其罪也不祀一也。此一罪也不祭祀也嗜酒沈湎二于酒二罪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違仲章之諫而奪黎侯之地三也。此三罪也虐我伯姬我晉君伯姬之姊伯姬兒之目四也。此四罪也傷其君目。傷潞子嬰五也。此五罪也不祀得罪於神下四者得罪於人恬其儁才。恬其絕異之才此所以增益其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後人繼鄫舒而為政者或能恭敬以奉行德義以事神人。益鄫舒之得罪於神人而盡其事神人之道而申固其命。申其命令則謀復而不厭固其命令則堅疑而不易若之何待之。待其如此不可伐矣不討有罪。今鄫舒有罪反縱之而不討焉曰將待後又曰不如待後之人後有辭而討焉。後人無罪而伐討之則伐將有辭於伐矣毋乃不可乎。必不受討夫恃才與眾恃才之儁特兵之多亡之道也。此二者乃取亡之道商紂由之由用也手格猛獸強足拒諫此紂之才也有億兆之民離心離德此紂之眾也故滅。商紂恃此二者肆為無道故為武王所滅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則為災害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則為妖孽民反德為亂。悖理害常亂則為禍亂則妖災生。民既反德則天地妖災由此而生也故文反正為乏。言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反德而妖災生則國滅亡是乏絕之道也盡在狄矣。言恃才與眾反德狄皆聚而有之晉侯從之。從伯宗之言而伐狄鄫舒懼而歸舒於晉晉人殺之。鄫舒無道所以滅亡

呂東萊云君子懼人之亂宗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

結草報從治命 宣公十五年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輔氏之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魏顆雙子也獲杜回。虜秦人姓杜名回者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魏顆父也有寵嬖

之妾無子。不曾生子。武子疾。魏犨初命顆曰。命其必嫁是。言我死後子云當嫁此妾疾病。及其疾時則曰。必以爲殉。又言我死後當以此妾從葬。及卒。及武子死後。顆嫁之。其子遂曰。疾病則亂。魏顆言人病重則昏亂吾從其治也。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之言而從其治命。及輔氏之役。至是與秦桓公戰于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魏顆忽見一老人杜回躓而顛。杜回因此失足而躓仆于地。躓音致結草以禦杜回。故獲之。所以爲魏顆所獲也。夜夢之曰。其夜魏顆夢見老人云。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所嫁父嬖妾之父也。爾用爾先人之治命。言汝既從其父未亂之言不以我故結草卻葬。余是以報以報我故結草報德也

徐九一云結草之報君子所不可必而從父命者當以魏顆爲正耳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 周定王元年 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公二十年齊頃公九年秦桓公十五年 衛穆公十年 晉景公二年鄭襄公十五年

王申二年 是歲宋文公卒子圍立是爲共公 衛穆公卒子臧立是爲定公

孔子惜繁纓 成公二年

齊侯伐我北鄙 鄙邊邑也齊狡晉即楚而取魯北鄙新與晉盟故齊侯伐魯也取龍鄙邑龍衛侵齊。爲晉討也與齊師遇。時齊伐魯還衛侵齊還相遇於衛地石子欲還。衛石稷欲還師孫子曰。不可。孫林父不肯還遂戰敗於新築。石子曰。師敗矣。言衛兵大敗矣子不少須。言孫子不少待尚與再戰罷懼盡。恐殺盡衛兵也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于奚守新築大夫桓子即林父也桓子是以免。免兵所獲既衛人賞之以邑。以于奚有功以邑賞之辭不受請曲縣繁纓以朝。曲縣謂四面縣如宮牆也諸侯繁纓馬飾也此皆諸侯之制○繁步干反朝音潮生故云聞也曰。惜也。言此曲縣繁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不若增其邑以賞之唯名與

孔子悕繁欒有防微杜漸深意

器不可以假人。唯此車服之器與爵號乃君之所司也。名號車器之名不可以借人也。君之所司也。名位不愆然後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別尊卑故禮藏於其中焉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而義行焉義以生利。利者義之生於義焉利以平民。利澤之行所以成就下民政之大節也。此六者國政之大節目也若以假人。今以名與人器而借人與人政也。是君與人其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君既失政則國家從此而滅亡弗可止也已。無復可救止也

司馬溫公云繁欒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者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救其著矣

解張勉御克力戰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孫林父戰敗不入。不入衛國遂如晉乞師。求救於晉以滅衛也

宣叔亦如晉乞師。魯亦使大夫告急於晉

侯許之七百乘。千五百人御子臧帥之。臧晉大夫

戰王城濮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君晉文公先大夫先軫也肅整也詩八百乘

請增兵車許之。晉侯許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靡如字又糜笄音雞

請戰齊頃公使人至晉師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興晉君之兵辱臨我齊國之不腆敝賦齊國有不厚顧敝請朝請見。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也○詰起吉及對曰晉人

戰王城濮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君晉文公先大夫先軫也肅整也詩八百乘

請增兵車許之。晉侯許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靡如字又糜笄音雞

請戰齊頃公使人至晉師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興晉君之兵辱臨我齊國之不腆敝賦齊國有不厚顧敝請朝請見。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也○詰起吉及對曰晉人

侯許之七百乘。千五百人御子臧帥之。臧晉大夫

宣叔亦如晉乞師。魯亦使大夫告急於晉

孫桓子還於新築。孫林父戰敗不入。不入衛國遂如晉乞師。求救於晉以滅衛也

解張勉御克力戰成公二年

卷三　成公

致禽石以投人。擒石以擲晉人禽之而乘其車。既獲晉人乃舍巳車而乘所獲者之車○乘如字繫桑本焉。將至齊軍乃以桑樹繫車而走以御齊軍營內云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高固言我有餘勇將賈之其輕師陳於鞌。晉兵列陣於齊之鞌地○陳音鞌音安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此軍而後朝食亦輕敵之甚也不介馬而馳之。馬不待甲而馳以伐晉兵卻克傷於矢。卻克將中軍為齊所射流血及屨。血流至足未絕鼓音。中軍將當自執旗鼓故雖傷而鼓聲不息曰余病矣。卻克言我病痛欲退兵也張侯曰。張侯御中軍戎車者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中貫手及肘○肘張久反余折以御。我折其矢而御戎車○折之舌反左輪朱殷。殷赤黑色也言我中矢血多而污車○傷重而且猶御車○殷於閒反右援枹而鼓。援音孚枹音桴擊鼓也師之耳目。所聽目之所視進退之節進退從之。從左右進或進或退皆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車苟以一人鎮之○殿丁練反可以集事。齊之事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乃欲喪敗吾君之大事也○敗必邁反擐甲執兵。身被甲而手執兵器○擐音患固創死也。固將死戰而創死地也病未及死。今雖傷重未及死猶未及死吾子勉之。令卻克勉力而擊鼓也左并轡。轡馬索也卻克乃以左手總執諸轡右援枹而鼓之。以右手引鼓杖而擊鼓○援音爰枹音孚馬逸不能止。戎馬奔逸不能自止師從之。晉兵皆從卻克之軍以進齊師敗績。大為晉兵所敗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齊侯之御也晉兵逐齊侯急丑父恐君不免故居公處而使公為御將及華泉。華泉地名也○華音驊絓於木而止。齊侯驂馬絓於樹木而不能進○絓戶卦反韓厥執繫馬前。韓厥去聲韓厥為晉司馬追及齊侯遂執馬絆而立於前示修臣僕之職再拜稽首。拜齊侯也稽首頭至地也○稽音啟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於齊侯所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韓厥言晉君使羣臣為二國請救於齊○為去聲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逃晉侯之言謂無使下眾兵深入齊君之地臣不幸屬當戎行。韓厥謙稱下臣言我不幸適在戎兵之列○屬音燭行音杭無所逃隱。故不

敢逃遁而隱避也且懼奔辟。且恐無勇而至奔避則爲辱辟○辟音避而忝兩君。若奔辟則爲辱晉君曰爲齊侯晉君以敢告不敏。敢告齊君以不敏於才擯官承乏已之蓋臣辱戎士。言我辱爲戎兵之士敢告其空乏不敏暫攝齊君僕御之官承其辭也欲執齊侯而歸故謙飾其辭也

時丑父詐爲齊侯下車往華泉取水因而走逸也鄭周父宛茷載齊侯以免齊侯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韓厥獻丑父齊侯既走韓厥乃知丑父齊侯而逃之○宛平聲茷扶發反非齊侯故執以卻獻于將戮之將殺丑父呼曰呼去聲自今丑父曰丑父叫呼而言曰以勸事君者。不如赦丑父以勸後來之忠於君者乃免之。不殺丑父

於軍中也卻獻于將戮之將殺丑父呼曰丑父叫呼而言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身代君受其患難者矣○任音壬有一於此今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將爲戮乎。乃以爲罪而殺之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而難而免其君也○難去聲我戮之不祥。彼忠於君而我殺之必不爲神所福赦之爲我戮之必不爲神所福赦之以勸事君者。不如赦丑父以勸後來之忠於君者乃免之。不殺丑父

張天如云卻克傷矢而鼓音不絕此其勤王之志舍生忘死也

國佐不辱命。國佐齊卿命使也

晉師從齊師。齊兵收走晉兵追之入自丘輿。入齊丘輿之地擊馬陘。又攻齊馬陘之民○陘音刑

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甗是姓媚人是族甗甑也

也玉甑玉磬皆滅紀所得者齊侯以寶物與土地賂晉師晉人也聽其所爲欲戰則戰賓媚人致賂。致齊侯之賂於晉師不可。若晉人果不許不許曰必

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爲頃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須是以齊侯之母爲質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疇皆從東西而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他人不是

則齊之母卽晉之母其爲國君之母一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汝敷布大命令以告於諸侯之國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乃言我必質齊侯之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忠孝命諸侯今晉人輕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且是以不孝令也。自輕其母以及人之母且以其事告於列國是以不

此篇見齊國弱敗之餘國佐能直辭抗敵卒以安全其國

說破大汝之族類頂腦

孝令於諸侯也詩曰既醉篇孝子不匱孝子愛親之心无有窮匱永錫爾類又以孝道長賜之族類言諸侯實汝之族類無乃非德類也乎若以不孝令於諸侯今晉君以不孝之道號令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

又責以反先王之命此論更大

先王疆理天下古者先王有天下而疆界理治之而疆界理治之宜蓋言東則西在其中南則北在其中今汝疆界理治之宜而曰盡東其畝而已乃言齊國境內田疇唯吾子殘車是利古者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復盡東西南北所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今晉違背先王之命則是何以爲盟主何以稱霸而主諸侯之盟其晉實有闕凡此實皆晉之闕失也四王之王也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之王也化旺聲也商大數豕韋屬化旺聲也化旺聲也商大數豕韋屬

其畝則晉之伐齊循鼂東行其勢甚易兵車之利也無顧土宜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下物土之宜之命平疆理天

南東其畝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從工宜蓋言東則西在其中而疆界理治之而曰盡東其畝而已諸侯之土地

同欲也五伯之霸也齊桓晉文之成霸業也伯如字勤而撫之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尚能勤勞以懷撫諸侯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改王之制度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今汝求合諸侯而爲伯主以遣無疆之欲以自恢其無有疆畔之欲而不與民同是失王霸之政也詩曰詩商頌烈祖篇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遒聚而歸之子實不優而棄百祿今汝不能寬和而自棄其福祿諸侯何害焉豈能爲諸侯之害乎不然若不許我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則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有辭說如下文所云曰述齊君之命云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以晉君之師辱臨齊國不腆敝賦我齊君有不敢言爭戰故言齊以兵待來師賦兵若以酒食犒師也○從去聲畺

晉兵若以齊兵撓曲而致敗則○撓乃教反吾子惠徼齊國之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徼求其福也○徼音僥不泯其社稷若汝能不滅齊國之社稷則社稷之神必福使繼舊好齊晉舊有和好使得以繼之○好去聲唯是先王之敝器土地不

敢愛。敝器謂羸磬也言齊君不敢愛舊先君之寶玉土地以賂晉師子又不許。今汝又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戰背城借一。欲以巳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皆敗之餘意○燼似忍反

倘敝邑之幸。齊國幸而得勝亦云從也倘當唯晉命之是從況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惟晉命之是聽乎魯衛諫曰。二國皆齊疾我矣。言齊而實惡我二國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其戰而死亡皆左右親近之人○暱女乙反汝若不從齊人之請讎我必甚。則齊必甚以魯衛爲仇讐唯子則又何求。汝之不許子復何所求乎得其國寶。汝既得齊之紀甗玉磬我亦得地。齊又歸魯衛所侵地而紓於難。齊既服晉則魯衛緩於患難其榮多矣。如此則我之榮亦多矣

天所授則豈必晉。豈必晉國專爲伯主皆人許之。卻克乃許齊使之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之諸臣帥兵車以來以爲魯衛請。以爲二國請命於齊○爲去聲若苟有以靖之而復於寡君。靖謀也言若少有所聽則可舉口而告之是也之恩惠也敢不唯命是聽。聽命之是聽乎及齊國佐盟于爰婁國佐卽賓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爰婁之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是至是晉人使魯歸於魯

楚莊王不圍巫臣成公二年

楚其王不圍巫臣。成公二年以夏徵舒弑君故討之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申公諫云夏徵舒弑君故討之莊王不可取也乃以夏姬不可取也言莊王帥屬國諸侯以伐陳以討罪也。蓋以討徵舒弑君之罪今納夏姬。今以夏姬美而納之貪其色也。則是貪其美色也貪色爲淫。貪女色者是淫之謂淫爲大罰。淫之爲罪罰莫大焉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明德愼罰。言文王昭明其道德謹愼其刑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能如此所以創造周之王業也明德務崇之務去之謂也。務去之者欲除去刑罰若興諸侯。今莊王興諸侯以伐陳若取夏姬是貪色非愼罰。若取大罰爲淫以取大罰非愼之也。非文

左傳句解卷十二　　襄

王所謂也君其圖之而圖度之子反公子側也之復欲取夏姬鑾鄭靈公字子鑾夏姬之兄也宣公四年立而遇弒遂無後焉陳靈公淫于夏姬宣公十年為夏徵舒所弒夏姬靈公遇弒二子奔楚喪陳國莊王因遂縣陳○喪去聲生實難人之有生保之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人天下美婦人如夏姬者不少何必是何必取此不祥之人子反乃止子反亦從其言不取夏姬王遣夏姬歸其尸歸至是莊王遺夏姬歸鄭使因鄭以求其尸巫臣聘諸鄭巫臣欲自取夏姬故因其歸而聘於鄭國及其王卽位其王以成公元年卽位○其音基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於齊屈巫卽巫臣也其王使行聘禮於齊○屈九勿反且告師期且告齊以用兵之期○期巨之反叔跪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遇巫臣聽其反語曰異哉歎巫臣聽動之異夫子有三軍之懼言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兵討之是有三軍之可懼也而又有桑中之喜言巫臣將私取夏姬則是衞詩所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則以懼一則以喜宜其盡室以奔也及鄭玉鄭國以夏姬行遂由夏以行邀奔晉自鄭而奔晉國而因卻至卻至鄭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怨巫臣取夏姬請以重幣錮晉禁錮巫臣使不得仕王曰止其王言勿禁錮巫臣其自為謀也則過矣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自為一身之謀則過悞矣其為吾先君之謀也則忠其諫莊王勿納夏姬則是忠於先君也○為去聲忠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社稷安固所蓋多矣言其諫君之忠足以蓋淫奔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設使巫臣能利國家雖重幣益於晉設使巫臣能利益於晉將可乎晉亦必不則楚雖以重幣錮之晉將可乎晉亦必不許我也若無益於晉所利益於晉無晉將棄之之而不用何勞錮焉又何待重幣以錮之也為

晉將自棄七年楚滅巫臣族張本

晉諸將讓功 成公二年

晉師歸。敗齊于鞌而歸范文子後入。文子士燮也時爲上軍佐諸師先入文子獨後武子曰。武子范文子之父也晉兵勝齊國人皆喜以逆之出逆晉兵而有戰功國人喜以逆之出逆晉兵先入。我若先入必屬耳目焉則國人視聽皆屬於我而遂指爲我之功○屬音燭是代帥受名也是主帥有克敵之功而我代受其名也帥謂中軍將卻克也故不敢。所以不敢先入武子曰吾知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知其不益己禍也卻伯見。卻伯卽卻克也還而見君公曰子之三子之力也夫。景公勞之亦曰子之訓也二子之訓而諸將皆受君之賜非己之功也范叔曰臣何力之有焉。言非己力也夫○勞去聲盡其力故能取勝也景公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荀庚將上軍而不出文子此見范叔卽文子也亦同見君勞之對曰庚所命佐代行故推美於庚之教命卻克中軍帥故稱之燮何力之有焉。言非己力也燮白見。欒伯欒書也亦同見君之見音現公亦如之。景公勞之亦曰子之訓也夫。欒伯對曰君之賜也。非己之賜乃王之三公也食采邑於單邑曰單襄公辭焉。襄公乃王卿士卒皆能用士燮之命書何力之有焉。言非己之功也傳言將帥更相推遜所以成功

定王卻晉獻齊捷 成公二年

晉侯使韓朔獻齊捷于周。晉既勝齊至是遣大夫出見韓朔使單襄公辭焉。襄公乃王卿士韓朔獻捷于天子也王不者王之三公也食采邑於單邑曰單襄公辭謝之於韓朔○單音善曰。夷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夷西戎北狄不用天子之命也王命伐之。於是天子命以伐之則有獻捷若得勝焉則獻功於天子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其獻而慰勞之○勞去聲懲戒四夷之不敬一則以勸勉方伯之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甥舅之國而侵敗天子之經略法度也○敗必遘反王命伐之。天子命方伯以伐之告事而已。若得勝焉則但告其

事於天不獻其功停而獻之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言不獻捷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以禁方伯之過於淫慝虐掠囚停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晉同姓故稱之爲叔父也言晉非有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大國三卿三卿命於天子謂之王命能遂伐齊而有功命卿今晉不使命卿以來鎮安撫緩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今晉所使來撫而輩伯緩乎天子者實來乃是上軍之大夫輩朔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言輩朔非命卿其名位未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又不當獻捷而獻焉是奸犯先王之禮也○奸音干余雖欲於輩伯言我雖欲受輩朔之獻其敢廢舊典亦豈敢廢棄先王之舊法是以忝叔父若我棄舊法是亦忝辱於晉也夫齊甥舅之國也齊姜姓世與周室爲甥舅之國故曰甥舅之國而大師之後也齊始封之君太公望爲周太師齊豈不是淫音太○大音泰而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以此而取怒於晉國抑豈不可諫詰而棄戒之而乃遽加以兵士莊伯不能對莊伯卽輩朔也爲單襄公所詰不能對故不敢言王使妾於三公定王乃以輩朔委屬於三公而時之三公爲王之吏故曰王使妾於三吏以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梗三吏以下此禮待之降於卿禮一等也輩朋晉之大夫雖不當待以侯伯之禮猶降於卿禮一等也詰輩朔又待以宴禮而私晤之者異晉之弛故也徐九一云晉輩朔旣非命卿而伐齊獻捷又非興禮王命肅肅尚有西都之氣

癸酉三年 字共公衛定公元年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邲楚囚知罃知莊子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歸二者以干楚以求知罃歸二者贖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卽知莊子故楚人許之楚人以荀首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言汝久留於楚得無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荀罃答言晉楚二臣不才我以不才之故不勝其任不能勝兵戎之任以爲俘馘俘虜

左傳句解 卷三

也。讎割左耳也。言爲楚執事不以兵所執也。○讎古獲及。執事不以鬭鼓。執事賤者之稱。不敢斥言楚君故謙稱執事也。君之惠也。此乃楚君之恩惠也。臣實不才。言我實不才。故遭執獲。使歸即戮。使我歸而即刑戮。而以其血塗鼓。君之惠也。臣實不才。言我實不才。故遭執獲。又豈敢怨君乎。王曰然則德我乎。其王又謂汝今得歸如此則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荀罃答言晉楚二國各爲社稷之謀。而求紓其民。而求紓緩其民使其生。○紓音舒。各懲其忿。二國日戰爭之忿。以相宥也。以相赦宥。而釋縶囚。晉釋縠臣之囚。以成其好。以成二國之和好。○好去聲。二國既成和好。臣不與及。於我無所與及。○與音預。其誰敢德。又豈敢以君爲德乎。王曰子歸。其王又謂汝既得歸。何以報我。將以何事報我也。對曰。臣不任受怨。言我未嘗有怨。言有怨。君亦未嘗有德。於我無德。君無怨無德。我無怨而不知所報。君亦不任受德。君亦於吾子下同。○任音壬。王曰雖然。其王又言雖是如此。必告不穀。汝必告我以相報之對曰。以君之靈。知罃言若假君之威靈。俾臣得歸骨於晉。使歸骨歸於晉國。寡君之以爲戮。我晉君討其罪而刑戮之。死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死而恩不朽。寡也。○朽許久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賴楚君之惠而得免戮。此恩不朽寡也。○朽許久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賴楚君之惠而得免戮。以歸於於晉。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荷罃之外臣也。言荷罃首得君之命而歸於晉。戮骨歸於晉國。寡君之以爲戮。我晉君討其罪而刑戮之。死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死而恩不朽。寡也。○朽許久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賴楚君之惠而得免戮。以歸於於晉。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荷罃之外臣也。言荷罃首得君之命而歸於晉。請於寡君。我父荀首又請命於晉君。而以戮於宗。戮我於荀氏之宗。不朽。亦身死而恩不朽也。若不獲命。若荀首請命於晉君而君不許。而使嗣宗職。而立後使繼嗣其宗之位職。大及於事。其次則及於所職軍旅之事。而帥偏師。而帥偏師。其父爲上軍之佐。故曰帥偏師。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而圍場以禦侵暴。雖遇執事。雖與楚之將帥相遇。其弗敢違。亦不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死。竭力盡死。身死地以與楚戰。無有二心。言一心事晉。不敢攜貳。以盡臣禮。以盡爲臣事君之禮。所以報也。言忠於晉者乃所以報楚君也。王曰。晉未可與乎。其王聞荀罃之言忠直不屈。故知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之。遣歸於晉。

左傳句解 卷三 成公 國侨不辱

項水心云。中間敘事有味。見楚歸知罃非其本心。以罃父佐中軍也。○徐九一云。其王四問而罃四答。不亢不隨。能重本

國而不失
隣好也

戊寅八年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鞌之戰晉使齊歸汶陽田今齊既服晉故使韓穿來言復歸其田于齊也季文子餒之。季孫行父餒送私焉。與韓穿言也曰。大國制義。晉爲大國凡事當制大義以爲盟主。爲諸侯之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一心事晉無敢携貳者。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先是晉君謂此汶陽之田本是魯之舊疆今爲齊所奪而用師於齊。厥以二年而齊師伐齊晉師伐齊使歸諸齊。歸齊田於魯以復舊者今有二命。今晉使汝來復歸諸齊。其田於齊信以行義。言必有信然後可以行其義以成命。事必合義然後可以成立君命小國所望而懷也。大國有信有義則小國望義則小國望之而懷信不可知。今既子而復奪則是言不可知也義無所立。奪魯與齊則是德命非義而義無所立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信無義則四方之諸侯無不解體而離叛者詩曰詩衞國風氓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怨丈夫言婦之事夫不敢過差士二其行。而丈夫反行乃有他志士也罔極。丈夫事無有窮極二三其德。德不合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魯之事晉本無二心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王其德也始則取田予魯今復奪以歸齊○子音與二三夫者苟或二三其德猶喪妃耦。猶且不得其妻之心而況霸主。何況晉國以至於喪失其妃耦而況霸主爲諸侯之霸主將德是以。爲霸主者所用而二三之。今乃不一其德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如此則何以久服諸侯而使之不解體乎詩曰。詩大雅板篇猶之未遠。猶謀也詩言王者爲謀不遠是用大簡。簡諫也所以用大道以諫諍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文子名謂我所懼者以晉之不能久遠其謀而失諸侯也恐自此而失諸侯之心是以敢私布之。所以我私布此諫諍於晉君也

項水心云晉侯之反齊也于義亦當第汶陽之田分自周公行父不能慷慨明言乃私之于韓穿沾沾耳語胡足以見大義也

韓厥請立趙孤成公八年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五年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 譖之於晉侯莊姬恐原屏故誣之 曰原屏將爲亂。言趙括將爲亂 欒卻爲徵。欒氏卻氏證其作亂 晉討趙同趙括。景公信之遂殺二子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朔子莊姬所生莊姬晉成公女故武養於公宮 以其田與祈奚。晉景公以趙氏之田與祈奚 韓厥言於晉侯曰。厥獻子也 成季之勳。成季趙衰也有保護文公之功 宣孟之忠。宣孟盾也扶翊晉國之忠 而無後。今以同姓之故不立其後 君其圖之。君當圖之 成季以下宗之主也。成季以下趙氏宗主 成季之功不可忘也。忘成季之功 趙衰三代之令王。夏禹商湯周文武 皆爲善者其懼矣。自此爲戒而恐懼矣 君其圖之 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無夫曰寡人之所矜也 趙孟之所以其德益明 以從善也。上文言克明德謹罰欲使景公恤趙氏之孤也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爲後復取其田而立之

丘瓊山云莊姬固不足責而欒卻亦晉之豪傑乃誣陷忠良孤人之子絕人之祀其惡可勝道哉

成公八年

晉侯使申公巫臣自遘二子書後請使於吳 巫臣自知此行必遭二子之讎故假使於吳自是晉侯使之 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於莒故假道焉 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莒邑名渠丘公莒子朱也 曰城已惡。已甚也亟城其不堅固 莒子曰。渠丘公云僻陋在夷 公云僻陋在夷 言莒國僻陋處夷狄之地 其孰以我爲虞。虞度也言僻陋之國無有圖度之者不假城郭之固也 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巫臣自謂狡猾之人思開大其封疆以利社稷者 何國蔑有。此等狡猾之人無國無之 狡焉域疆土以利其社稷 唯然。唯其如此 故多大國矣。而大國且多也 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啟封疆

者又有縱其貪掠者莒勇夫重閉倜門關以自固況國乎。
人當以此二者爲患
況有國家者烏可
以僻陋而不備乎

孫月峯云當時楚強莒弱雖加備豫猶恐禍之將及況恃僻陋而不修其城郭乎此楚人所以乘其無備而伐之也○楊復所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莒自謂僻陋城雖隳而不加修其將以德爲足恃乎無具甚矣

己卯九年 是歲齊頃公卒子環立是爲靈公

范文子論尋盟 成公九年

晉爲歸汶陽之田故。去年晉命魯以汶陽田歸于齊諸侯貳於晉。諸侯爲魯不平皆有叛晉之心晉人懼會於蒲蒲衛邑名以尋馬陵之盟十年諸侯盟於馬陵故曰尋前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時范文子來召魯成公故與季文子語云德則不競責晉景不能自強以修德尋盟何爲無德而欲尋盟人必不服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勤力以撫諸侯寬以待之寬洪以容毅以斷之堅忍強毅以明神以要之。質諸明神以要結諸侯

柔服而伐貳諸侯之攜貳者則討伐之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不競亦足以服諸侯次于有德者也

李九我云諸侯以晉侯有二命爲魯不平皆有叛晉之心然則季孫行父所云制義以爲盟主其言洵不爽也

晉歸楚囚 成公九年

晉侯見鍾儀。 七年鄭獲楚鍾儀獻於晉而囚之召而弔之。景公使釋其縛召而慰勞之問其族。問其世爲樂族何官對曰伶人也。答言世爲樂官○伶音零公曰能樂乎。問汝能作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言其先父以伶人之職居官敢有二事。世守父之官敢更學他事使與之琴。景公使之鼓琴操南音。楚以在南方故舉南方之音○操平聲公曰君王何如。問今楚君爲人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言己不足以知君王之德固問之。景公再三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言王爲太子時師保奉之。師保教太子之官奉而教之以朝于王子反之所言其尊卿敬老也不知

其他所知止于如此他則不知公以語范文子。景公以其言告范文子　文子曰楚四君子也言鍾儀如此是乃賢人君子也言稱先職稱先父之職官不背本也是不肯違背其父業也○背音佩樂操土音琴操南音○操平聲不忘舊也是不遺忘其風土也稱太子之近事而遠稱其少時以示性所自然○大音太抑無私也是不私其君也名其二卿反之名尊君也則是尊敬其君也不背本則愛親所以爲仁不忘舊信也不忘舊所以爲信無私忠也無私則不阿黨所以爲忠尊君敏也尊君則善辭令所以爲敏仁以接事應接事物以仁心爲之主信以守之以實守其所爲之事忠以成之盡己之謂忠以此而成其事敏以行之才俊之謂敏以此而行其事事雖大必濟有此四德雖大事必有成君盍歸之言景公何不歸之于楚　使合晉楚之成使之要結二國之和好　公從之景公從文子之言重爲之禮厚其禮以待鍾儀　使歸求成送之歸楚使求結好

李武舟云楚有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其鍾儀之謂乎若使楚人能大用之何至爲鄭人所俘虜也

庚辰十年　魯襄公元年是歲晉以爲君是爲厲公

晉侯奇夢　成公十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大鬼被髮至地　搏膺而踊以手擊胸以足踊躍曰殺余孫不義鬼恚趙氏之先祖也六年晉殺趙同趙括不以其罪故曰不義余得請於帝矣既得請免於上帝我訴冤於上帝也景公既醒召桑田巫帝既得請矣○覺音教之桑田邑名有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巫言如夢如公所夢公曰何如問其吉凶巫言鬼怒公將死不得食曰殺余孫不義公疾病疾重曰病求醫於秦秦桓公使良醫名緩往治之未至醫未至晉公夢疾爲二豎子。景公又夢所患之疾病者化形爲二豎子○豎音樹曰彼良醫也其一豎子言秦良醫也緩乃良醫也可以避之○焉於虔反心下爲膏○肓音荒若我何彼雖良醫其如我何醫至醫緩至晉曰疾不可爲也言景公之病不

治矣在肓之上膏之下。與公所攻也達之不及達針也言針灸
皆無所施也藥不至焉言藥不能至膏肓也不可爲也不可得而治也按膏
肓一穴也秦緩察病情而治法疏故不能求其穴公曰良醫也秦緩之言適與夢合故稱之曰良醫厚爲
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之遣歸於秦六月今四月麥初熟晉侯欲麥景公欲新麥使甸
人獻麥甸人主治公田者使之獻麥饋人爲之饋人主治飲食之供具召桑田巫召前此占夢者示而殺之巫昨言公不食新公謂其言不驗故示之以麥而殺之將食公將食麥張腹脹
去聲如厠遽起登厠陷而卒遂陷於厠而死竟不得食新麥

壬午十二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成公十一年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遣郤犨儀歸求成楚使公子辰如晉以報公子辰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會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故也善於晉趙武子韓厥士燮則楚公子辰如晉至是用克合二國之成

去聲盟於宋西門之外子罷許偃同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好則同享惡同恤凡同任也二國若有災殃危難則同心以憂恤之○菑音災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害則備力以拯救若有害楚諸侯若有害於楚者則晉當討之在晉若有害於晉者楚亦爲之則楚亦爲晉以討之交贊往來二國聘使執贄幣以往來者贊音至道路無壅道路之間無得阻遏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則謀所以處之而討不庭有不朝於王庭者則聲其罪以討之有渝此盟二國有敢變此盟者明神殛之則明神誅殛之俾隊其師使之殞墜其眾謂失其民也○隊音墜無克胙國無有能福其國者○胙音祚

郤至聘楚享樂成公十二年

晉郤至如楚聘晉楚既克爲好晉侯欲郤至聘於楚侯使郤至聘楚楚子享之楚王以享禮待之子反相司馬子反相禮爲地室而縣焉鑿地爲室而縣鐘鼓○縣音玄郤至方奏作於下忽聞地下擊鐘奏樂驚而走出郤至不知所以故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

則諸侯相朝亂則諸侯貪冒斷不來

子反邀卻至入云日已晚矣○莫古卧反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願吾子入而卒事也言楚君不忘我先君施及下臣下臣至也君不忘先君之好言楚君不忘我先君之和好○好去聲施及下臣下臣之和好○好去聲寡卻至自稱言楚君推其惠以及我○施去聲賜之以大禮賜之大禮享重之以備樂備之以聲樂之備如天之福設若天福二國重去聲則所備之樂下臣不敢所以下臣此何以加此

禮也子反曰如天之福言設若天福我二國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吾楚晉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不過以一矢相遺與耳○遺去聲馬用樂安用此備樂爲也○焉於虔反寡君須矣我君待久矣吾子其入也願吾子且入卒事也寡卻若讓之以一矢讓責也言若二國相讓加遺也禍之大者二國交兵此大禍也其何福之爲豈可謂如天之福也世之治也天下治安之時○諸侯聞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缺則相朝也則相朝見以謂之朝諸侯朝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禮有燕禮享以訓共儉訓道也共儉以奉禮享禮有燕禮享以訓共儉訓道也共儉而不飲殺飲而不貪所以訓共儉也○共音供宴以示慈惠宴自恣也○恣音漬慈惠以有政政在養民所以示慈惠也其儉以行禮禮治躬故恭儉可以行禮慈惠以有政政以禮成治民莫善於禮故政可以布政民是以息政以正民故民皆安靜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承其事朝而不夕旦見成以禮

君謂之朝暮見君謂之夕朝見而無夕見則是爲無事故有旦見而無夕見此公諸侯能結好鄰國以嚴捍其民若城然也故詩曰所以周有兎爰爰其離罹于罻之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赳赳然雄武之夫與公侯其及其亂也及天下危亂之音悍下同干城干城其民也○干音

時諸侯貪冒侵欲不已好財曰貪冒貪利曰冒侵欲不已侵欲無所畏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丈尺之地以相侵伐盡殺其民畧取雄武夫畧取雄武之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使武夫爲己腹心股肱爪牙以侵害鄰國用以博噬也故詩曰所以兎罝之詩又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侯取武夫爲己腹心以害鄰國也天以制己腹心非取武夫爲己腹心以害鄰國也天

下有道。結上文兩節之意。則公侯能爲民干城。外以爲民而制有道。即治世也。

其腹心。內以自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及至亂世。則公侯不復捍蔽其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爲已股肱爪牙。以侵害他國也。

今吾子之言。子反一矢相遺之言。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好。其實亂世欲相侵害之道也。

不可以爲法。不爲治而爲法。然可爲法乎。

然吾子主也。今日之事子反乃主人也。

至敢不從。師子柄名言我不敢不從。遂入卒事。於是入而受其享禮。

傳謂子玉剛而無禮。子反又甚焉。馬鄢陵之戰。宜其不終也。

癸未十三年

劉子論成子不敬。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成公會諸侯伐秦。道過京師。因而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侯伐秦。劉康公王季之子也。簡王使劉成二公會伐秦。成子受脤于社。社將出師。宜于社而出兵。祭社之名。受脤。受祭肉。

劉子曰。劉子即劉康公也。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此心不偏不倚。

稟受于天地。以有生者也。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謂勤禮。莫如致敬。所謂盡力。莫如敬。

以定命也。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保夫天地之所賦而不敢失也。

能者養之以福。

能守此則者。身寬體舒。是養之以福也。

不能者敗以取禍。不能守此則者。傷生亡身。是敗以取禍也。養之敗之。亦在乎敬不敬之間而已矣。

是故君子勤禮。

在上之君子。則小人盡力。

其力以事其上。

勤禮。莫如致敬。

敬。所謂盡力者。莫如敬。

敬任養神。君子無不敬。敬而臨事致敬。

篤。所謂盡力者。草如用心敦篤。

敦篤則莫大於執守農業。凡此皆定命之道也。

國之大事。國事不一。在祀與戎。祀者。神先於奉事神明。篤在守業。小人所謂兵者。人命所係。此二者。

所以爲國之大事也。

祀有執膰。宗廟之事。則有執膰。膰音煩。

之祭。則有受脤。脤。脤皆爲神胙。

戎有受脤。兵戎出。

胙肉。因祀戎而異其名耳。

神之大節也。此二者。是交神明之大節也。

今成子惰也。不恭敬而惰慢。棄其命矣。

今成肅公之受脤。是棄天地之命。

而無以定之也。

其不反乎。是歲成肅

公果卒於瑕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卽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盟于令狐而叛盟故晉屬公使呂相數其罪○相去聲 曰。此以下皆呂相言昔日及晉獻公秦穆公相結和好之時也○相如字好去聲 二公爲盟。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驪姬之禍 文公如齊 不見經傳 重之以昏姻。姬嫁秦以求納 重耳奔狄及齊 惠公如秦。夷吾奔梁 桓公妻之 無祿 晉無福祿 獻公卽世。而 穆公不忘先公之好 秦穆公之和好 卑我惠公 用能奉祀于晉。穆公納夷吾立爲晉侯 又不能終始 而爲韓之師。僖公十五年秦晉戰于韓 亦悔於厥心。穆公既執惠公旋卽改悔 用集我文公。惠公卒懷公立 是穆之成也。此穆公納重耳而殺懷公 文公躬擐甲冑。冑兜鍪也 跋履山川。跋涉山川 踰越險阻。踰越也 踰越險阻 逾高越下 征東西討南北。征行也言文公經歷諸侯 馬不逞。逞快也 朝夕不暇 以行天罰。四代帝王之後也 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亦足以報秦穆之德矣 鄭人怒君之猶豫。晉鄭人侵秦時○豫音與 我文公卽諸侯及秦圍鄭。時鄭亦我文公卽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于楚故文公與秦圍之其實鄭未嘗侵秦又無諸侯之師皆誣秦之辭事在僖公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詢謀也 擅及鄭盟。鄭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使燭之武往說之 鄭使燭之武見秦穆公背晉而私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不敢斥言秦伯故謙言秦大夫○擅市戰反 諸侯疾之。言當時諸侯皆疾惡穆公將致命於秦。皆欲致死命以討文公 文公恐懼。文公恐諸侯之生變 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諸侯之心 秦師克還無害。以此秦兵免於諸侯之討得以無害而歸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如此則是我文公有大恩德于秦也 大造謂造化之功其實當時初無諸侯致命之事皆誣秦也 無祿。晉無福祿 文公卽世。而文公卒 穆爲不弔。穆公不見弔傷 蔑死我君。以文公死爲無知而輕蔑之 寡我襄公。以襄公爲寡弱而陵忽之

左傳句解　卷三　成公

迭我殽地時穆公從杞子之謀欲潛奸絕我好奸奸犯斷絕不復迭我殽地師以襲鄭道過晉之殽地○好呼到反○伐我保城時秦兵潛往襲鄭初無伐晉保城之事亦誣秦也　殄滅我費滑殄國名都于費時秦兵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費扶未反　散離我兄弟兄弟謂滑滑與晉同姓撓亂我同盟同盟謂鄭也○撓女巧反　傾覆我國家謂秦將欲傾危覆滅晉之國家○覆芳六反下同　我寡公未忘君之舊勳言晉襄公未敢忘穆公納文公之功而懼社稷之隕文恐晉爲秦所隕滅是以有殽之師所以攻秦兵於殽事猶願赦罪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赦其罪而釋穆公弗聽穆公不聽而卽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鬬克囚于秦秦入有殽之敗使歸求成天誘其衷秦人心之悔成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元年而楚商臣弑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謀未成所以不能快意于晉穆襄卽世文公六年晉襄公卒秦穆公皆卒康靈卽位是年秦康公立出康公伯姬之子晉靈也又欲闕翦我公家謂文公七年秦納公子雍時卿趙穿殺靈公而迎公子黑臀立之是爲成公　倾覆我社稷晉之社稷陵夷反倾覆之雍也○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公子雍音牟之貪禾也然子雍之來晉自召之豈出康公伯姬之役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公七年○令平聲　康猶不悛康公又不悛改○悛七全反　入我河曲入我河曲在文公十二年伐我涑川涑川水名○涑音悚伐我涑川伐我涑川亭王官地名伐無見惟文公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郩剪我羈馬羈馬地名其時晉秦取其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所以戰于河曲秦兵夜遁　東道之不通晉在秦之東故云東道不通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于晉及君之嗣也宣公四年秦桓公立我景公引領西望領頸西望我景公引領西望于秦曰庶撫我乎望秦桓公撫我晉君亦不惠稱盟桓公撫我而共盟○稱去聲　利吾有狄難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難去聲　入我河縣箕郜二邑名入河縣狹箕郜於經傳亦不可考　焚我箕郜焚箕郜於經傳亦不可考　虔劉我邊陲虔劉殺也陲邊也言損害禾稼殺掠邊境如芟草然

又有河曲之戰云東道不通也絕我好一句說收上文晉與秦戰于令狐

故有令狐之役

約同伐狄而反以其事告狄

又殺戮我邊境之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我所以聚眾于輔氏以拒秦也○正義曰以上人民○陲音垂）有殺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爲文亦有法耳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亦悔二國構禍而欲求福於晉獻秦穆以結使伯之長）而願徼福于先君獻穆二國之好○徼音僥下同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也）曰吾與女同好棄惡（願與晉同結和好其棄前惡○復修舊德（復修舊日之德）以追念前勳（以追念前人獻穆之功）言女音汝下同誓未就（當初約誓之言未及成就）景公即世（即世而卒）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盟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事在前十一年）君又不祥（責桓公又萌不善之心）背棄盟誓（其年秦伯歸而背晉成○背音佩）曰狄與秦而我之皆姻也（自狄居北狄之西君之姻也）而我之皆仇讎（自狄與晉爲昏姻於傅無所考證杜注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然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誣辭蓋欲親狄以曲秦故以狄爲昏姻耳不足深辨之）君來賜命曰（秦桓公使人來命晉云）吾與女伐狄（言秦欲與晉同伐白狄○女音汝）寡君不敢顧昏姻（我晉君聞秦之命將伐白狄不敢顧白狄昏姻之好）畏君之威（畏秦君之威）而受命于使（使秦使之命將伐白狄）不敢貳也（不敢用心不正）曰晉將伐女（又使白狄同伐白狄）君有二心於狄（狄反有二心於晉）言晉國今將伐汝汝應且憎（且憎白狄亦知秦君之二心故唯口實憎秦之無信）是用告我（是用告我秦君之言）以秦君之二三其德也（言楚人亦惡秦君之反覆也○惡烏路反下同）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言秦與晉盟於令狐而復背之而來亦來告我（楚共王使人來告我晉云）曰秦背令狐之盟求盟於我（又來求盟于我楚國）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也）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也）曰余雖與晉出入（秦之爲盟告於天帝及二國之先君云我秦雖與晉國往來）余唯利是視（我唯利之是從不誠心與晉也）不穀惡其無成德（不穀楚共王自稱不穀言我見秦君如此甚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是用宣之（因以此言宣示諸侯）以懲不壹（欲以懲戒用心不一之人）諸侯備聞此言（列國諸侯因楚言宣示盡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言諸侯痛心疾首）曖乎（曖於代反）寡人帥以聽命（寡人帥以聽命）

唯好是求與唯利是視相反

帥諸侯以來聽命於秦　唯好是求　汝結好○好去聲　君若惠顧諸侯　秦君若能惠然顧我諸侯　矜哀寡人　文能矜念哀憐我晉而賜之盟　而賜之盟　盟誓之好　則寡人之願也　乃是我君之願　其承甯諸侯以退　我甯靜諸侯以退　豈敢徼亂　豈敢徼亂　豈敢用兵以要盟　君若不施大惠　施大惠　寡人不佞　我不能巧飾言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　敢以所懷盡布露於秦君　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兵戰不能退矣　敢盡布之執事

之執事者　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使秦執事者度其利而圖謀之

項水心云述已之功過爲崇護敷秦之罪曲加詆誣邱壟山云秦桓公既與晉作書以絕之諸侯睦于晉而晉作書以絕之辭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人之心也

甲申十四年　是歲衛定公卒子后立是爲獻公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十四年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宣伯如齊逆女　魯成公娶女於齊　而至于魯　舍族　如○舍音捨

尊夫人也　以夫人爲尊故不稱叔孫也　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　言春秋書名稱之法○稱去聲　微而顯　辭微而義顯　志而晦　約言而記事　事彼而文隱　婉而成章　婉曲其辭以成文章　盡而婉　盡而不汙　眞誌其言無所約曲○汙音紆　懲惡而勸善　懲惡以示懲　褒善以示勸　非聖人誰能修之　言若非聖人如孔子誰能修春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見序文

按書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妾之貴賤也

乙酉十五年　衛獻公　獻公名衎　秦景公元年　景公名石　是爲平公　宋平公

子臧辭國　成公十五年

晉侯執曹伯　曹伯名負芻　晉公庶子十三年宣公卒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厲公執之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曹宣公庶子諸侯賢之欲見天子而立爲曹伯　子臧辭　子臧不願　曰前志有之　言古人之志記有云　聖達節　聖人達天命　節猶分也言聖人達天命　次守節　若舜禹受禪湯武革命

其次則自守已分而不取如子臧季札之類下失節。其下者不安己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弒之徒皆如此爲君使我非吾節也。言身是庶子雖不能聖我雖不能如不合有國也雖不能聖聖人之達節敢失守乎爲君豈敢失其所守乎遂逃奔宋子臧於是如下愚所爲乎

湯睡菴云子臧非不能君國實爲見大負芻之作虐耳與其得國孰若全身子臧有焉

丙戌十六年宋平公元年

申叔時諫子反慎戰成公十六年

楚子救鄭。共王自救鄭過申。申邑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楚兵勝負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德澤也刑法也詳祥也義宜也禮履也信實也戰之器也有此六事可以戰若器用然也德以施惠。德所以施恩惠於民刑以正邪。刑所以正邪僻之人詳以事神事神得福而祥降焉義以建利。物皆得宜而利生焉禮以順時。人有踐履則能順時而動信以守物。人有誠信則能保守物民生厚而德正。德以施惠故民生厚刑以正邪故德正用利而事節義以建利故民生厚禮以順時故用利而德正信以守物故用利而德正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義禮信所以利民也利民所以厚民厚民所以正德德正所以興利興利所以節事事節所以義禮信義以建利則事節時順而物成。自禮以順時上下有信以成物上下和同其心喻君上之是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無不盡己之力以從上命之所使者致死以補其闕。戰陣有殺傷者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克也。所以戰無不克者由此道也乎今楚內棄其民。今楚內棄其國之民則無德以施惠矣而外絕其好。外絕隣國之好是無義以動兵。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之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之謂不祥也而食話言。與盟約言而敗之是消食其善言而不信也奸時以動。奸時則非順時之禮以奸音干而疲民以逞。晉人無罪而勞民以逞欲則非正邪之刑民不知信。上既無信故民不知所從進退罪也。或進或退

左傳句解　卷十二　成公　郤至聘楚

皆恐人恤所底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得罪人恤所至○底音旨其誰致死其誰肯致死命而戰乎子其勉之汝其勉力行之吾不復見子矣此行必敗而死無復再相見矣○復扶又反

李九我云申叔時料子反之敗與箕叔之料秦師英雄所見畧同

六年

欒卻論楚師成公十六年

甲午晦月終謂之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兵而布邲焉○陳音陣下同

軍吏患之忠楚迫己士句趨進曰上句范文子之子也晉楚惟天所授言二國勢均力敵唯天所授者勝負在天文子執戈逐之怒其子之多言曰國之存亡言晉國之存亡所係在此天也豈在此乎召亂是天之速晉於亡也童子何知焉汝童子豈知此意而敢妄言乎卻至曰楚有六間言楚之間隙可乘有此下文六者○間去聲不可失也不可失此機會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不相和睦此王卒一間也○惡烏路反以旧求以犯天忌陣不違晦以犯天時之忌我必克之以此觀之晉必勝楚

楚王之兵雖老不治此二卿鄭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陣而行旅不整此三間也

晉軍而不陳能布陣此四間也陳不違晦晦日共家所忌而楚在陳而囂楚唯成陣而囂此五間也楚唯陳兵此五間其後此見上卒各自憂顧其後後所謂人恤所底也合而加囂陣合官靜而益喧譁各顧騶騎反莫有鬬心無有向前戰鬬之心舊不必良王卒

范文子不欲與楚戰成公十六年

晉楚遇於鄢陵鄢陵鄭地名二國軍相遇於此范文子不欲戰不欲興兵相援戰卻至曰卻至新從韓之戰晉戰于韓境晉惠公軍敗身歸箕之役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先軫不反命先軫免胄入狄師死馬不能復命於君必之師宣公十三年晉楚戰于邲邲蒲必反皆晉之恥也此三者皆晉之辱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卻至言文子亦親見先君成敗之事

三彊服矣獨一強楚留之亦爲后懼

矣今我辟楚今我晉兵又避楚而歸也○辟音避又益恥也是又增益恥辱之事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有此四敵國共勢皆盡力先君若不子孫將弱則子孫微弱將不能以自立矣今三彊服矣今秦狄齊皆服晉敵楚而已與晉爲敵者惟楚國也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不忘危故雖外無敵國而內患則外之敵國既當必致驕侈以生內憂而內患亦不生白非聖人降於聖人一等外宿必有內憂則外之敵國既當必致驕侈以召亂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何不釋楚勿與戰庶吾君外有所懼不至驕侈以召亂也龔禹錫去子與子有言出則無欲與楚戰者恐戰而勝則君必驕而國必亡孰謂老成而無遠慮哉

嬰齊復季文子於魯成公十六年

宣伯通於穆姜宣伯叔孫僑如也穆姜宣公夫人成公之母也僑如與之私通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欲去季孫氏孟孫氏吉卽鞫曰昭御鞫將新軍主東方請

卽位變范氏不雨立故以此言諸之

謀曰誣諸季孟二子言自此謀晉政多門今季孟六晉國政令不出於君多門者謂事權不一不可從也從晉寗事齊楚齊楚亦大國有亡而已雖亡國猶從晉矣猶無能事晉也言勦不若欲得志於魯魯事欲使殺之時文子從成公在晉故言如此我斃我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時獻子留守公宮故言如此而事晉既去季孟二氏則我叔孫專心事晉蔑有貳矣自此無從有二心矣魯不貳魯國一心事晉小國必睦前其他小國皆不然若季文子歸必叛晉矣晉歸必叛晉矣則季文子既和睦而同事晉不然若季文子歸必叛晉矣晉人執季文子信僑如之譖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晉人既執文子魯成公使請赦之卻犨曰苟去仲孫蔑言魯國若能殺孟獻子而止季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子而殺之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則我親於魯國甚於親晉之公室也時卻犨受僑如之賂故言如此對曰僑如之情聲伯答言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也而專魯國之權故欲去季孟也而亦

言魯之念嘗以事晉為事

燮稱其儉明忠不可棄此八

聞之矣。(而汝也言汝豈不聞其事也)若去蔑與行父。(蔑孟獻子行父季文子也)是大棄魯國。(若殺二子是大棄絕魯國)而罪寡君也。(而以為罪也)魯君若猶不棄。(若晉國猶不棄絕魯國)而惠徼周公之福。(徼求也周公魯之始祖言晉不棄魯則是求福於周公也○徼音僥)使寡君得事晉君。(使魯君得事晉)則夫二人者。(二人謂季孟也)魯國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關係魯之社稷)若朝亡之。(二子朝死)魯必夕亡。(魯必夕亡謂即亡而屬於他國也)以魯之密邇仇讎。(以我魯國密邇齊楚之國皆仇讎也)亡而為讎。(使魯國亡而屬於齊楚同為晉之仇讎之國)治之何及。(至此雖欲治之亦無及也)郤犫曰。吾為子請邑。(郤犫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以悅其心欲使不救季文子)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聲伯稱名言我乃魯之賤官也)敢介大國。(介助也言我豈敢請助于晉國)以求厚焉。(以求私邑而自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但奉魯君之命以請季孫)若得所請。(晉國若從其請)吾子之賜多矣。(則受汝之賜亦多矣)又何求。(他何所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文子士燮)季孫於魯。(言文子)相二君矣。(輔相宣公成公○相去聲)妾不衣帛。(無衣帛之妾○衣去聲)馬不食粟。(無食粟之馬)可不謂忠乎。(其儉於家如此其忠于國可知)信讒慝而棄忠良。(信僑如讒慝之言棄季孫忠良之輔)若諸侯何。(如此何以服諸侯也)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言聲伯奉魯君之命不私受郤犫請邑)謀國家不貳。(而堅心以事晉)圖其身。(其自為身謀也)不忘其君。(皆先其君而後其身)若虛其請。(若不從其所請)是棄善人也。(是棄絕善人也善人謂聲伯也)子其圖之。(吾子其圖謀之)乃赦季孫。(釋季文子)僑如奔齊。(而逐叔孫僑如)

丁亥十七年

郤至不叛君(成公十七年)

晉厲公侈。(其性淫侈也)外多嬖。(外多愛幸大夫)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更立所愛幸者以為大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胥童胥克之子也宣公八年郤缺廢胥克)怨郤氏。(胥童因此而怨郤氏)而嬖於厲公。(厲公愛幸之)公將作難。(將殺羣大夫○難去聲)胥童曰

必先三卻。三卻卻讎卻缺卻至也胥
童怨卻氏故勸公先殺之族大多怨。言卻氏族大而怨之者多去
大族不偏。除去大族則不偏
害公室。偏音遍敵多怨有庸。計多怨者則易得有成功公曰。然
厲公
許之卻氏聞之。聞厲公欲殺已卻錡欲攻
立卻至不肯攻公言
人之所以自立者信知勇也。以有三者之德
信者以其
不叛君也知不害民。所貴乎勇敢者以其不作亂也
失茲三者。若攻公則
三者皆失其誰與我謂
誰肯助我
相劾力者死而多怨。況舉兵則
殺害必眾
雖死而仇
怨愈多也將安用之。言俱不免死何
必多取怨也君實有臣而殺之。言君有
君自
殺之其謂君何。其何以
責君乎我之有罪。設使我有
罪而見殺
若殺不辜。君無罪而見殺將失其民。則民心不服之欲安得乎。雖欲安居
得乎待命而已。但當聽命
於天而已受君之祿。爲人臣者受
以養其
有黨而爭命。既有私黨乃用之
罪孰大焉。其罪孰大於

至之嘆言卻氏有黨而爭命
而左氏必欲文致其罪比成胥童
所愛幸者故與
胥童共攻卻氏皆卜諸朝。陳三卻之罪
胥童以君之權操之自君爲臣
黃石齋云視卻至之語見生殺
首伯當引罪自裁而已待命一言問之可爲悲楚

戊子十八年

晉悼公初政 成公十八年

悼公即位于朝。悼公既入朝廟遂行
即位之禮
始命百官。始命令在朝之百官
施舍
舍勞役
已責。除其逋負
逮鰥寡。惠及微民
振廢滯。振起舊德
匡困乏。匡亦救也困乏謂貧
救災患。災患謂罹天災及患難者
禁淫慝。淫侈慝惡
薄賦斂。稅賦徵斂皆薄
而取之。
寬罪戾。罪戾之人皆寬宥之
節器用。器用之物皆節省之
時用民。使民以時
欲無犯時。不縱已欲
以奪農時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相魏錡子也士魴士會子頡魏
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祖父皆有勞於
晉國故使之爲卿。相去聲頡戶結反
荀家荀會欒黶韓無

忌爲公族大夫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黶樂書之子無忌韓厥之子也按國語荀家惇惠荀會文敏欒黶果敢無忌鎭靜故使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其儉孝弟公卿大夫職掌教訓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恭儉孝悌也○使士渥濁爲太傅渥濁士貞子也按國語士其音恭弟音悌　使修范武子之法武子士會會爲景公太傅貞子諡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爲太傅傅故使士貞子修其法　右行辛爲司空辛之先祖會將右行因以爲氏按國語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晉故使之以爲司空○行音杭　使修士蔿之法士蔿士會之祖也曾爲獻公司空故使修其法度○蔿于委反　弁糾御戎弁糾按國語以爲欒糾能御以和於正故使御戎車　校正屬焉校正主馬官也使是御官之長使與校正同訓諸御車者令知節義　荀賓爲右荀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荀賓有力而不暴故使爲戎右車　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之右之屬於戎車之右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戎右是車勇力之士以供時之使　卿無共御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有定員使其卿御今始省之　正厎尉以聽之惟立軍尉之官臨時而置故使正厎尉以聽之也○厎音旨　羊舌職佐之羊舌職叔向之父也中軍尉　絳縣人瞢賦而不詳其所出○瞢音蒙　絳縣瞢賦絳縣人瞢賦敏肅給故使佐祁奚　馬絳魏犨子○按國語魏絳勇而不亂故使之爲中軍司馬張老爲候奄張老晉大夫也○按國語張老知而不詐故使爲候奄　鐸遏寇爲上軍尉鐸遏寇晉大閑之騶也使之屬於上軍尉○按國語鐸遏寇猶言防寇也○騶側留反　使訓羣騶知禮羣騶乘車之御○騶側留反　乘馬御程鄭荀氏別族也○按國語程鄭淫邪好諛而不隱故使爲御乘車之僕　六騶屬焉六騶知御車之禮　凡六官之長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僭天子也六官之長即六卿也○長上聲　皆民譽也皆是民所稱譽者也　舉不失職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有失職者也　官不易方所居之官各守其方也　爵不踰德爵所授之爵各稱其人不踰越其德也　師不陵正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正軍將命卿也師帥卑於正不敢陵偪其正　旅不偪師旅五百人之師也旅帥卑於師不敢

陵偪其師民無謗言公之政事當於民心故無謗讟之言所以復霸也晉之伯業至景復能興之○復扶又反

襄公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己丑 周簡王十四年元年陳成公三十七年杞桓公六十五年宋平公十四年齊靈公十年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是歲周簡王崩子泄心立是爲靈王

辛卯 三年 鄭僖公元年

祁奚舉善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祁奚爲中軍尉請致仕也晉侯問嗣焉悼公問誰可以嗣續其職稱解狐舉解狐以自代○解音蟹其讎也解狐素與祁奚爲仇將立之而卒將立解狐爲尉而死又問焉悼公再問祁奚誰可爲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羊舌職佐祁奚爲尉者又問祁奚誰可以代羊舌職者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悼公又問祁奚誰可以代羊舌職者對曰赤也可亦可

可佐中軍尉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祁奚羊舌赤佐之以代羊舌職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言祁奚所舉得善類稱其讎解狐不爲諂設令他人稱其讎則是諂以求福而祁奚則非諂也立其子午祁奚子謂午不爲比他人立其子則心在親比也惟祁奚則非比也○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其屬官之子不爲黨他人舉其偏則爲黨也惟祁奚則非黨於已無所偏私於人無所阿黨也王道蕩蕩此王者之道所以蕩蕩無偏無黨言祁奚解狐無偏黨解狐得舉未得位而死祁午得位得代其父之位伯華得官羊舌赤亦位也但得舉也祁奚之舉伯華官也此變文耳建一官而三物成舉善也夫可謂能舉善類者矣唯善故能舉其類惟祁奚是善人所舉皆善類詩云詩小雅裳裳者華篇惟其有之德之人是以似之故所舉得似已者

祁奚有焉言足以當此詩也

魯非齋云後世若蕭何之薦曹參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者也

魏絳以刑佐民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楊干晉悼公弟亂其行陣曲梁地名 魏絳戮其僕。魏絳爲中軍司馬謂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也故戮其僕 晉侯怒。怒魏絳之戮僕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言合諸侯同盟本以爲晉之榮也 楊干爲戮。其僕破戮與楊干受戮同 何辱如之。晉之辱莫甚于此也 必殺魏絳無失也。不可失此刑也 對曰。絳無貳志。答言魏絳 以貳事君不辟難。事君雖有難而不避 有罪不逃刑。假使有罪必受刑而不逃 其將來辭言魏絳必來 何辱命焉。不必辱君命以殺之也 言終。赤之答君方畢 魏絳至。魏絳 果自授僕人書。作書以授悼公之御者 將伏劍。將以自殺也 士魴張老止之。時士魴爲卿張老爲侯止 魏絳勿伏劍。（勿音房） 公讀其書。如下文所云 曰。日君之使臣斯司馬。言日來我君之使令者 使臣斯司馬。故使我爲此司馬之官 臣聞師眾以順爲武。我聞師旅兵眾順從上命是爲威武 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治軍事者雖有死難不敢犯 君合諸侯。侯爲盟 臣敢不敬。我當敬畏懼死難 合諸侯爲恭敬 君合諸侯之師不武。今公之師眾違命執事不敬 執事不敬大焉。是我與楊干皆有大罪也 臣懼其死。我若不討則懼有死罪 以及楊干。又恐我之死罪累及楊干 無所逃罪。是我罪加重無逃避也 不能致訓。不能以禮漸致教訓 至於用鉞。至於用鉞 其僕臣之罪重。是我之罪也重 敢有不從。敢不從君命以受戮 以怒君心。以至君之怒 請歸死於司寇。請致尸于司寇 公跣而出。悼公聞其將死不矣穿履跣足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楊干之言乃是親愛其弟也 吾子之討軍反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楊干之言乃是親愛其弟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泜之討戮楊干之僕 乃是軍旅之正也 寡人有弟。楊干 弗能教訓。平日不能以禮教訓 使干大命。旦使之干犯 軍旅之大命 寡人之過也。此乃我之失也 子無重寡人之過。泜若自殺是重復增益 敢以爲請。敢以此說請使無死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言魏絳用刑當罪是能以刑佐民 反役。反自雞澤與之禮食。悼公親爲

魏絳特設禮食使佐新軍於是張老代絳爲司馬孫周舉云有魏絳方能正亂行之法有悼公方能容執法之臣以斯知晉之君臣皆賢也

穆叔不敢當主人之禮

壬辰四年是歲陳成公卒子弱立是爲哀公

穆叔重拜鹿鳴襄公四年

穆叔如晉穆叔魯叔孫豹僑如之弟也魯逐僑如而立穆叔叔孫之後繼叔孫之後晉侯享之悼公享禮待金奏肆夏之三肆夏樂章名見周禮其二曰韶夏其三曰納夏蓋擊鐘作樂奏此三夏也不拜穆叔不拜謝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曰大明其三曰緜又使樂工歌此三詩也又不拜穆叔又不拜謝工歌鹿鳴之三鹿鳴詩小雅篇名其二曰四牡其三曰皇皇者華又使樂工歌此三詩也三拜一則穆叔一拜謝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子員其名也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言汝奉魯君命來使於晉先君之禮以先君之禮藉之以樂而薦之以樂章○藉子夜反以辱吾子以此禮樂之辱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舍其大謂不拜歌文之辱重拜其細謂三拜鹿鳴也○舍音捨重去聲敢問何禮也敢問此禮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穆叔之來使也○勞去聲下同敢不重拜敢不再拜晉君以謝勞使去聲下同敢不重拜敢不拜已之意○重去聲下同皇皇者華君教使臣也言君遣使臣也君教使臣曰詩教我云必諮於周必諮於周詩意言使臣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諮音臣聞之我之所聞如下之所云訪問於善爲諮此句總釋詩中諮字之義謂諮者乃是詢問善道也容親爲詢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咨詢之義謂問親戚曰詢容禮爲度此句釋詩三章周爰咨度之義謂問禮儀曰度○度待洛反容事爲詢此句釋詩首章周爰咨諏之義謂問政事曰諏○諏子須反容

難爲謀。此句釋詩二章周爰咨謀之義謂問患難曰謀○難去聲

五敢不重拜。敢不再拜以謝晉君教已之意

善

揚復所云穆叔所以自處與所以處人處之一合於禮使乎使乎

魏絳和戎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爵名因君之教而得嘉父使其臣孟樂以使於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莊子魏絳也豹皮以虎豹之皮飾車也貢以虎豹之皮于晉公言戎狄無親睦之心不如伐之不若伐之而勿貪利之意而有貪利之心陳新來和陳舊屬楚去年陳新服於晉陳舊屬楚故各言諸侯與和也魏絳曰諸侯新服新服於晉方新乞和於晉將觀於我。新服新和其心未固皆將觀晉之德何如我德則睦。晉而有德則諸侯輯睦以事晉否則攜貳不然則諸侯攜勞師於戎晉若勞兵以伐諸戎而楚伐陳。楚兵來伐陳必弗能救。晉兵必無是棄陳也。如此則是棄諸華必叛。中國諸侯見晉不能庇陳晉侯曰戎狄豺狼。豺狼貪殘之獸得勝而無乃不可乎。得小失大甚不可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昔者辛甲爲周武王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爲箴以戒王之闕失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之官其箴有云茫茫禹迹。茫茫遠貌禹迹謂大畫爲九州。畫天下之地分爲九州禹治水所行之迹經啟九道。於是開通九州道路民有寢廟。民有寢廟以安其形各有攸處。若民若物各有所居德用不擾。其德無所擾亂在帝夷羿。夷羿夏太康之篡臣自竄爲帝冒于原獸。羿善射故貪冒于原野之禽獸忘其國恤。忘其國家可憂之事而思其麀牡。獸之雌曰麀雄曰牡言羿所思惟在于田獵○麀音憂武不可重。言有國家者不可重武事用不恢于夏家。羿以重武事故雖篡取有夏家國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獸臣虞人自稱言所掌者原野之事敢告僕夫。敢以后羿田獵亡國之事告于吾君之僕御者虞箴如是。魏絳言武王時虞人之箴如此可不懲乎。聞此箴者可不以后羿爲戒乎於是晉侯好田。當時悼公亦好田故魏絳及之

魏絳本意勸公和戎偶因悼公好田并誦虞箴以諷諫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魏絳言晉若和戎狄逐水草而居也○薦才甸反貴貨易土於其土產之貨可以資一也此一利也邊鄙不聳與戎和則邊邑商賈焉○賈音古甫田野而無憂穡人成功於是務稼穡者二也此二利也戎狄皆得成其農功諸侯威懷遠之足以事晉與戎和則諸戎四鄰振動近之足以震動乎四鄰之國諸侯威懷遠之足以威懷乎諸侯之國三也此三利也以德綏戎但用德以綏撫諸戎師徒不勤士卒之眾不至勤勞甲兵不頓甲兵之器四也此四利也鑒于后羿以后羿之好田失國爲戒而用德度而用德以爲度遠至邇安遠之戎狄近之人民舉安五也此五利也君其圖之使魏絳盟諸戎使與諸戎修盟結好

陳明卿云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晉悼盛志于遊畋魏絳思其亡國恤踖夷羿之覆轍也道之以利戎五利庶其無所事遠畧矣

癸丑五年陳哀公元年

文子盡忠公室 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魯季孫行父死宰庀家器宰庀家臣也庀具也○庀匹婢反爲葬備其家器之營葬之備無衣帛之妾其家妾不衣帛○衣去聲無食粟之馬不食粟無藏金玉府庫不藏金玉無重器備無甲兵之重器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觀其儉於私家可以知其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自宣公八年襄仲季文子始得政歷相宣成襄凡三君矣○相去聲而無私積而私家無所積聚○積子賜反可不謂忠乎非忠於公室者其誰能如是乎

丙申八年鄭簡公元年

子產能憂鄭國 襄公八年

鄭子國子耳侵蔡。子國鄭穆公子名發子耳子貢子名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獲公子燮。燮蔡之司馬鄭人皆喜。鄭人皆以蔡爲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之子名僑獨不順衆而喜言鄭乃小國不修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乃吾國之大禍也楚人來討故必來伐鄭能勿從乎。鄭既不從之。鄭既服楚乎服楚晉師必至晉兵必來爭鄭晉楚伐鄭。晉楚二國自今以後鄭國不出四五年自今以後鄭國不出四五年之外弗得甯矣。無安甯之歲矣言四五年後晉楚强弱之勢判乃得安也子國怒之其父怒子產之多言曰爾何知。言汝有所知國有大命。國家有大命令而有正卿。自有正卿與其謀議童子言焉。汝童子也將爲戮矣必將受其刑戮矣其後晉楚出而僭言

子展子駟議從楚襄公子公子孔子橋子蟜子子名舍之皆穆公孫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子名嘉子蟜子孔弟子名蠆子展子罕子名喜公子子展子駟子孔子蟜子蠆子罕子喜三子欲待晉兵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盬兮詩小雅鴛鴦篇盬不潔也言人壽短而河清遲以喻晉之不可待也盬音古侯反清人寿短而河清水三千年乃清○幾上聲而欲俟其清人壽幾何。言待晉之不可兆云詢多。兆卜也詢謀也兆卜而詢謀又多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綱之鄭而無成功者職此之由謀兆云詢多既卜而詢謀又多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綱之鄭而無成功者職此之由謀之多族。言鄭之謀事者實多族類民之多違。人各有心必多違戾事滋無成。所謀之事益無成功民急矣。今楚兵來討民之死亡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不若且服楚以少緩吾民之死亡紓音舒晉師至。晉兵來伐吾又從之。我又服晉敬其幣帛。但當敬以其奉其幣帛耳○其音基以待來者。以待來伐者而與之行禮小國之道當如此犧牲玉帛。牲盟用犧之道也。小國事大國之道也犧牲會用牲玉帛。盟用犧牲會用牲玉帛者而與之行禮小國之道當如此犧牲玉帛。牲盟用犧牲會用牲玉帛者以待彊者。以待其兵之强盛者而以待彊者。以待晉楚二國之境○彊音强而庇民焉。庇蔭也幾旦夕之安可以庇蔭吾民焉○庇音畀庇音界寇不爲害。與之和故二國之寇不能爲害民不亦可乎。如此豈不可乎子展曰。子展不可乎子展曰子展不肯不罷病。不與之戰則吾國之民不罷病不至於疲病○罷音皮從楚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事大國者信也以事有誠信也小國無信。以鄭之小國而無誠信

左傳句解　卷三

如此則二國交亡無日矣其亡國也將無日矣五會之信謂鄭與晉兵亂曰至。如此則二國交亡無日矣其亡國也將無日矣五會之信謂鄭與晉兵亂曰至。三年會鷄澤五年會咸又會城棣七年會鄢八年會邢兵。今將背之。今將背五會之信而從楚雖楚來救晉兵之伐。親我無成晉以同姓而來親我反不與成鄙雖楚來救將安用之而得楚失信將何用之我是欲。楚欲滅鄭而爲鄙邑反欲與成不可從也。子駟之說不如待晉。不若且待晉兵來救晉君方明。晉悼公年少而精明四軍無闕。四軍謂上中下軍及新八卿軍也無闕則兵威振八卿和睦。八卿請四軍之將及佐也和睦則衆心同必不棄鄭。必不肯棄鄭而不救楚師遼遠楚兵至鄭道里遠糧食將盡。所齎糧食有限必將盡矣必將速歸。故不能必留何患焉言楚不能爲患。舍之聞之。子展稱名言其所聞舍之聞之。述其所聞不能爲患。舍之聞之。子展稱名言其所聞莫如信。人之所倚莫如誠信完守以老楚師。今但完守吾城以老楚師杖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以待晉救不亦可乎。如此豈不可乎子駟曰。子駟引詩小雅小旻之篇謀夫孔多。詩言謀事之夫甚多是用不集。故彼是非其欲從楚詩云。引詩小雅小旻之篇謀夫孔多。詩言謀事之夫甚多是用不集。故彼是非其事卿此益發言者多而作敗執其咎。誰肯斷決是非其咎而受其責。

以陳受制於楚不得已而與之盟

如匡行遵謀。卿非也行道也遵循也言若非親往行于道路而偏坐而謀之是用不得于道。爲是之故用不得于道。詩從楚。請鄭而無待晉而即從楚也受其咎。子駟省駟言我當出而受其咎乃及楚平。從子駟之謀使王子伯駟告于晉。伯駟鄭大夫鄭使告晉以從楚之故曰君命敝邑。言晉君命敝邑我鄭國修而車賦。而汝也賦兵也言修治汝之兵甲敝而師徒。敝汝之師徒以討亂略。其有作亂而侵略者汝其討之蔡人不從。蔡人恃楚不從晉國之命敝邑之人。我鄭國之君臣不敢甯處。不敢安居悉索敝賦。盡索鄭國之兵以討于蔡。以討蔡人違命之罪獲司馬燮。虜獲蔡司馬公子燮獻于邢丘。今河南邢之時我獻蔡囚于晉今楚來討之。今楚人以伐蔡之故來討于鄭曰女何故稱兵于蔡。言汝安得擅舉兵以伐蔡焚我郊保邑之眾。焚我鄭郭外曰郊保守也言焚我鄭國之郊保馮陵我城郭。馮迫也城外曰郭言馮凌我鄭國之城郭○馮音憑敝國之民。敝國之民夫婦男女。夫婦已嫁娶者男女未嫁娶者不遑啟處。遑暇也啟跪也處也不暇跪起置以相救也。以相救其死亡也翦焉傾覆。翦盡也言楚人傾危覆誠于我鄭國殆將盡焉

無所控告。無所控引而告訴者。民死亡者。鄭國人民死亡於楚兵者非其父兄若非其子弟亡其父兄即其子弟。即是父兄亡其子弟。夫人愁痛。人人憂愁而疾痛之。○夫音扶。不知所庇。不知所以庇覆其身之地。民知窮困。鄭國之民知窮困于楚兵也而受盟于楚。皆不得已而受楚之盟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言鄭之受盟出于民心我君臣不能禁止之不敢不以事之。曲折告于晉也。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武子荀罃也使子員答伯駉。○知音智員音云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國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言鄭不遣單使告急于晉而即安于楚之願。遂受楚盟此乃鄭君欲也誰敢違君。誰敢違鄭君之欲以圖苟安君之所欲也。鄭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我晉君會合諸侯之兵以臨鄭之城下。○見音現唯君圖之。唯汝鄭君自圖謀之明年而晉伐鄭

孫月峯云子駟徒知一時從楚可紓目前之急而不知政晉之怒卒令晉楚俱失誰執其咎耶

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薨公之祖母過襄公九年廢成公故被放於太子之宮至是乃死始往而筮之。初徙居東宮之時筮著之法遇九爲老陽遇六爲老陰遇七爲少陽遇八爲少陰遇六爲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姜筮得艮之隨史官言本卦是艮占隨隨其出也。言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遇艮之隨。艮下兌上。艮爲少男隨爲少女。史曰。是謂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爲少陰不變故曰艮之八也。史曰。是謂艮之隨。史官言本卦是艮占隨隨其出也。言隨非閉固之卦有出之義君必速出。言穆姜不久居於此將速得出蓋妄對以悅穆姜也姜曰。亡。穆姜已引周易隨卦象辭以折史之妄可出之理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穆姜已引周易隨卦象辭以折史之妄也筮法遇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據此當用隨六三係小子失丈夫爲此則史之對固妄而穆姜亦未爲是也元體之長也。接此下一節與周易文言畧同疑古書本有此語後來孔子作文言乃采而目爲斷是也元始也於人爲首故曰體之長也文言體字作善字亨嘉之會也。亨通也萬物亨通之時乃嘉美之聚會也利義之和也。利遂也義主斷制故少於和萬物成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爲和也貞事之幹也。貞正而固也物之堅固者可以爲幹故貞爲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仁之包五常仁者全體不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長展兩反

嘉德足以合禮君子有嘉美之德則動與禮合故嘉利物足以和義。文言德字作會字　利物足以合禮也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以正固立事猶枝葉之有幹故正固足以幹事也　然故不可誣也。有是四德者在身必然故不可誣罔也　是以雖隨死咎。所以雖遇隨卦而其身得死咎　今我婦人穆姜自言已罪而與於亂。而與於叔孫僑如之亂○與音預　固在下位。婦人卑於男子固在於下位也　而有不仁。而有淫亂不仁之行　不可謂元。不可謂不靖國家之元也　不可謂亨。不靖國家而不可謂亨之亨也　作而害身。作亂害身而不可謂利。不可謂之利也　棄位而姣。棄夫人之位而與僑如淫姣○姣音絞　姣不可謂貞。不可謂貞之貞也　有四德者。有此元亨利貞之四德者　隨而无咎。乃得隨而无咎　我皆無之。穆姜自言四德皆無　豈隨也哉。豈當隨卦也哉　我則取惡。我之爲惡咸其自取　能無咎乎。其身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言必死於是宮　弗得出矣。決無可速出之理也

胡致堂云穆姜一婦耳而能通于易若此何乃以淫行

公子貞諫伐晉襄公卒故公子貞諫伐晉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秦之力不足以敵晉故使乞兵於楚國　將以伐晉。景公欲伐晉楚子許之。楚王許之師　子囊曰不可。子囊楚令尹之名言不可許秦　當今吾不能與晉爭。言當今日勢楚國不能與晉爭也　晉君類能而使之。晉悼公隨人才之所能而任使之　舉不失選。所舉之才皆得所選　官不易方。所居之官不變其宜　其卿讓於善。上而爲卿則各遜於勝已者　其大夫不失守。大而爲大夫則各任其職守　其士競於教。大而爲士則競於奉上教命　其庶人力於農穡。下之而爲庶民則盡力於農田稼穡之事　商工皁隸不知遷業。以至爲商賈者爲工匠者爲皁隸賤官者皆不知遷易其所治之業○皁在早反　臣者忠上讓下競。尊官以禮相遜卑官以力相勉　當是時也。當今之時　晉不可敵。不可與晉敵　爲之而後可。但可事之而已　君其圖之。君其自圖謀之　王曰。楚王　吾既許之矣。吾既許之　言我既許士雖不及晉。雖楚之德不及於晉　必將出師。不可失信於秦而不出兵　楚子師

于武城。其王出兵于以爲秦援。以與秦
武城之地 以爲秦援。兵爲援
張侗初云子囊論晉不可伐甚爲有據重于將帥之
伐德尤爲出人之見然楚有子囊此楚晉之所以相雄長也
豈爲楚不可
加兵于晉哉

晉鄭同盟于戲 襄公九年

諸侯伐鄭。去年鄭從楚故晉悼公以諸侯伐之鄭人恐。懼晉之强乃行成。晉成中行獻子曰。獻子荀偃也行音杭 遂閤之。言且以兵而來救而與之戰。與楚兵戰不然。若不與楚戰。則楚來伐鄭於鄭也 無成。則楚人又叛晉而從楚也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荀罃言且許鄭盟而退兵以歸以敝楚人之疲弊楚之兵力。吾三分四軍。晉有上中下軍及新軍其四軍分爲三部與諸侯之銳。又選擇諸侯精銳之兵。以與楚兵更迭爭鄭於我未病。三部之兵更番而出是皆兵不爲疲病楚不能與。晉三部各一出而楚兵三消愈於戰。豈不勝於與楚戰乎晉所以卒能服鄭者其謀

略出此 使二國暴骨以逞。快其所欲。暴步卜反不可以爭則勝負相半於此暴骨以逞 不若不戰而爭矣。不若不戰之爲全勝也 大勞未艾。艾音义得休息也。楚軍子勞心則治人 小人勞力。則治於人。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此先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也 君子勞心。君恭謂晉但勞心以制楚諸侯之兵亦楚則勞力而受制於晉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許其成將盟。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載書言從今白今日既盟之後。爲盟之後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鄭國苟晉國命而或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者而從楚者 進鄭子駟不受牲盟故趨而漢如下文所云 有如此盟。如此違盟之禍 公子騑趨之間。故使鄭間處於晉楚二大國之間 曰。天禍鄭國。言天降禍於我鄭國 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楚二大國之間 大國不加德音。晉楚不以德音而加諸鄭 而亂以要之。但以兵亂之力而强要之 要平聲下同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致使鄭之鬼神不得享明祀 致使鄭之人民不得食土地之利 夫婦辛苦墊隘。辛苦墊

難嘗之味也墊隘委頓之狀也（）墊音玷隘去聲　無所底告無所底至而告訴者自今日既盟之後從今爲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鄭國苟不唯有禮者有力者與夫能庇吾民者而從其命令　而敢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而苟從者　亦如之亦如此違盟之禍子駟之言如此蓋不肯專服晉也苟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使改之　公孫舍之曰舍子展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爲盟者昭告大神而要誓言若可改也設使載書而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則是大國亦可叛而不盟也知武子謂獻子曰苟辭語苟偃云我實不德言晉實無德以服鄭而要人以盟但以盟誓之而彊要之豈禮也哉豈得謂之有禮也哉非禮何以生盟晉既非禮何以結盟而退不如且與鄭盟而退修德息兵而來晉君能脩德政休息師徒　終必獲鄭則終久可以得鄭之報　何必今日何必欲速而責效於今我之不德晉若不修德政民將棄我雖晉之民且將棄晉而叛豈惟鄭豈惟鄭國不服晉乎若能休民之心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而遠者來之何恃於鄭又何

鄭乎乃盟而還遂圍川載書而爲盟

按鄭背晉從楚其失在鄭故有戲之盟而公了騑趨乃欲唯禮與強是從鄭於是無信矣

晉侯息民襄公九年

晉侯歸悼公伐鄭未得志謀欲伐鄭而歸謀所以息民以休息民力而用之　魏絳請施舍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盡出積聚以貸於民也○積子賜反下同自公以下至于卿大夫

苟有積者盡出之凡有積聚者盡出以貸之國無滯積國無滯而不散之積亦無困人亦無困而不遂之民公無禁利官不禁利而與民同亦無貪民民亦不貪而皆如禮遵　祈以幣更祈神則以幣帛而易犧牲○更音庚賓以特牲待賓則特用一牲而已　器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者不新作也車服從給車服從以給事不求美也行之期年如此行之一期音基國乃有節晉國之事皆有節制三駕而楚不能以爭三駕三次興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

自是鄭遂服也

鍾伯敬曰息民先於節愛是爲國大經綸者

子產焚載書 襄公十年

盜殺鄭子駟公子國公子發公孫子耳公孫輒也 劫鄭伯以如北宮。劫鄭簡公以往北宮 子產聞盜。子產子國子耳北宮盜賊尸而攻盜於北宮。既臨尸而攻盜賊于北宮 子蟜帥國人助之。子蟜卽公孫黨帥國人助子產攻盜 盜衆盡死。無得而逃免者 子孔當國以位序。使諸大夫以聽政辟辟法也使職位爲次序聽政皆聽於政 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適子曰門子皆不肯順從 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令勿加誅 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欲燒焚載書 子產不可。不許焚書 曰爲書以定國。言爲載書以安定國 衆怒而焚之。衆怒怒而焚燒其書 是衆爲政也。是衆共執鄭國之政 國不亦難乎。國不亦難 以至治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 合二難以安國。合二不易之道而取危亡 不如焚書以安衆。不如焚燒其載書以安定衆人之心 子得所欲。子謂子孔得其所欲爲 衆亦得安。鄭國之衆亦得其所安 不亦可乎。言此可以得其 治 專欲無成。若專一已之欲不能成功 犯衆興禍。犯衆人之怒必興起禍患 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人之意而焚其載書可也 乃焚書于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朝內焚燒載書而于鄭倉門之外 衆人見所焚載者欲使遠近見所燒焉 衆而後定。衆人書始得安定

巳亥十一年

魏絳辭樂 襄公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鄭人欲堅事晉賴之庇鄭故納名○悝音恢 歌鐘二肆。歌鐘擊鐘也 同虡。爲一肆言二肆者三十二鐘也 及其鎛磬。鎛大鐘也磬大磬也鐘磬之大者以一虡特懸之○鎛音傳 女樂二八。女人能奏樂者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悼公思魏絳之功以鄭樂之半以賜之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左傳句解　卷三　襄公　魏絳

狄魏絳請和諸以正諸華。言汝敎我和戎使得專力以治諸侯八年之中。自四年和戎至戊在四年

今年凡九合諸侯五年會鄫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鄢八年會八年矣九合諸侯那丘九年會于戲十年會相又伐鄭成虎牢今年盟于亳城此又會也如樂之和。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無所不諧。無有乖異蕭魚凡九次合諸侯也而不請與子樂之。故分此樂與汝其諧者。魏絳辭曰。樂音洛辭不敢受夫和戎狄。言晉所以得和戎者。國之福也。以晉國有福故戎狄咸服從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愚。諸侯皆無愚惡於晉者。君之靈也。一則賴我之威靈二三子之勞也。一則賴羣臣之勤勞而已也

臣何力之有焉。以當此賞也。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我之所願於君者惟欲安今日之樂而保事功之終也○樂音洛下同詩曰。詩小雅采菽篇樂只君子。只與旨同有樂美之德。

殿天子之邦。殿鎮也言可以鎮撫天子之國也○殿都遍反樂只君子。便蕃左右。便蕃數也言遠人以君子有此樂美之德。數來在其左右○福祿攸同。所同歸也。便蕃左右。

便毘連反亦是率。循。亦於是相帥。天樂以安德。君子致樂以治心。所以安如此。

○樂如字義以處之。事皆合理之宜。禮以行之。節文以施行之。信以守之。行之有節又以信實之心而堅守之仁以厚之。出令有守又以仁厚之化飭厲風俗而後。飭鎮也。同福祿。可使福祿攸同。來遠人。可使遠人便蕃。

左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可謂樂非徒金石而已也。書曰。今書無此文益逸書也。居安思危。居今日之安當思異日之危。思則有備。能知所思則有以備其危。有備無患。先事而爲之備則無可患之事。敢以此規。敢以此言規正吾君。公曰。子之敎。悼公答言汝之敎我如此。敢不承命。我豈敢不承汝之命。抑微子。微無也。前此若無汝敎我以和戎。則我無由接納諸戎。不能濟河。無假濟河而南爭鄭。夫賞。夫有功而必賞。國之典也。此乃國家之典則也。藏在盟府。此賞功典策藏於司盟之府。不可廢也。豈有國典而可廢乎。子其受之。汝當受此賞也。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金謂鐘也。石謂磬也。禮也。禮大夫有功乃賜樂

鍾伯敬曰。悼公以樂賜魏絳而魏絳固辭辭之而誠固與之其於賞功居功之道皆得之矣君臣之賢可想哉

辛丑十三年吳子諸樊元年

晉諸將相讓襄公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二人皆晉卿荀罃中軍帥晉侯使士匄將中軍士匄范宣子也使代荀罃辭之讓士匄佐之故使韓起將上軍以代荀偃辭以趙武韓起讓趙文子又使欒黶以趙武位卑故不聽而命欒黶○黶音黯辭曰臣不如韓起欒黶讓韓起韓起復讓趙武武使居已上君其聽之欲使公從已之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佐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亦如故魏絳佐之絳自新軍佐超等代士魴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大和晉民大和所以諸侯輯睦言禮以辭讓爲主也范宣子讓士匄先讓荀罃將中軍其下皆讓所以其下諸臣皆相遜讓欒黶爲汰侈以欒黶之汰侈不遜者欲使汰者亦讓韓起弗敢違也亦讓韓起將上軍也晉國以平。晉國之民數世賴之猶足依賴刑善也夫一人以善而萬國之所取信言刑善也是詩言爲法於天下百姓化之皆和平可不務乎。爲人上者可務乎書曰。周書呂刑篇云一人有慶天子刑善百姓休美而和不以刑善爲慶兆民賴之天下之民皆依賴之其寧惟永。所以長得安靜也其是之謂乎。言士匄之讓足以當是書之所謂也詩大雅文王之時其詩曰詩大雅文王之篇儀刑文王。儀善也詩言萬邦作孚故文王善用法萬國之所取信言刑善也是詩言爲法於天下之法至善也及其衰也及至周衰其詩曰小雅北山之篇大夫不均。詩刺幽王役使不均我從事獨賢。我所以特從王事在幽王之時大夫勞逸不均我獨以我爲賢耳言不讓也。言云已賢是不讓也世之治也天下治安之時○治去聲君子尚能而讓其下有才能者在下位則君子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小民則皆厚力以事在上之君子是以上下有禮。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皆有禮也而讒慝黜遠。爲讒慝者自無所容若黜絕而遠去之也由不爭也。爭故能如是上下不謂之懿德。此之謂懿德之世及其亂

也天下危亂之時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在下之小人則自矜已功以加陵于小人小人恃君子是以上下無禮君子加小人小人憑君子則自矜其能以憑陵乎君子上爲虐而下爲亂無禮也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蓋由上下不謂之昏德此之謂昏德之世國家之敝致敝壞者恆必由之其始常由於讓所以如是謂之昏吳元行曰發明讓德因以爭字相形刑害曉然殊有可玩之處

壬寅十四年 楚康王元年

師曠論衛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言衛人逐獻公不亦甚乎以臣逐君甚非專擅臣罪君將賞善而刑淫賢良之君當有善者刑有惡者賞有養民加子其養民也當如父母之養其子蓋之如天蓋民也如天容之如地載民奉其君故民之奉其君也愛之如如仰日月敬之如神明如敬神明不修無以爲神之主將安用之將安用如此之君也弗去何爲神怨人叛去之宜也○去上聲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生民必立聖賢爲之君長使司牧之使爲民之牧以安養之勿使失性勿使其民失其性情之正有君而爲之貳國之有君必有卿佐爲之副貳使師保之使爲君之師爲君之保以輔教之勿使過度勿使其法度過越之常是故天子有公所以天子則有三公諸侯有卿諸侯則有卿卿佐之官卿置側室卿則置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大夫則有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士則有朋友之講習者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工制器者商通貨者皁造成事者隸隸屬於吏者牧養牛者圉養馬者自庶人已下皆有親信隣比之人○皁音阼圉音

語以相輔佐也。自天子至于牧圉各有臣僕以輔佐其上。善則賞之。其上有善則宣揚之。過則匡之。其上有過則救正之。患則救之。上有患難則救解之。失則革之。上有違失則更革之。自王以下。至于庶民。各有父兄子弟。而又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爲書。而又有史官爲書以紀錄善惡。瞽爲詩。有瞽矇爲詩以歌誦諷刺。工誦箴諫。有樂師以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有大夫規誨之事。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則傳達人謗。庶人賤不得與政聞政惡必陳。庶人謗而商人兌。商人兌而市。市人議。庶人賤而工。工獻藝。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執之藝事以諫君也。百工獻藝。百工獻藝事以諫所謂百工諫君也故夏書曰。所以夏書胤征之。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行令之官也。鐸鈴也。金口木舌。徇。循也。官師相規。官師大夫也。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官師相規也。正月孟春。夏正建寅之月。於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

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皆天生民而立之君爲之貳。使之治民。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恣其淫慝而棄天地之性。人君不能司牧放肆。必不然矣。言天意必不如此。○按師曠此段議論足以懲懼君心耳。

癸卯十五年 是歲晉悼公卒子彪立是爲平公

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宋國或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樂也示玉人。言我以此示玉人也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故敢以此爲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言我以無所貪取斯之爲寶。爾以玉爲寶。汝以此玉爲寶。若以與我我若以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失玉。皆喪其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失寶。是我二人各有其寶也。稽首而告曰。得玉者稽首而告諸子罕。小人懷璧。言我小人懷

此璧不可以越鄉。必因此而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玉能免我死也子罕寘諸其里。子罕乃留得玉者使治玉者寘諸所居之里使治玉者寘諸所居之里得富悉以與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悉以與而後使復其所。歸焉歸焉

李九我云子罕之妄置獻玉人可謂得其道矣不貪廉也使攻義也使富仁也後世如楊震之暮夜卻金庶幾似之

丁未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襄季孫宿拜師謝晉伐齊晉侯享之。享禮待以享禮范宣子爲政。主句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篇名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被也李武子興。興起再拜稽首以謝諸侯。稽音啟○稽音啟曰。小國之仰大國也。望魯之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仰望膏雨之潤澤○膏平聲若常膏之。大國若能常加潤澤○膏去聲其天下輯睦將使天下皆和睦以事晉豈唯敝邑。不特魯國敝邑獨事晉也敢不告諸佐天子征代之詩賦此詩者季孫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正王國也

徐九一云讀詩凡凡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此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詩也范宣子因季武子拜師賦此以謝之其寘魯之恭晉所謂膏雨爲不淺也